

瞎骗奇闻

(清) 蜚叟著

目录

- 第一回 负螟蛉中年得子 谈理数信口开河
第二回 布幸获权作信天翁 破巨资急攘将军箭
第三回 填横逆偏作好机缘 迷信心养成破坏性
第四回 演皇极育人利口 庆初度同族生心
第五回 山穷水尽洪士仕犹作补牢心 喝雉呼驴赵桂森初试牧猪戏
第六回 纵聚赌日趋下流 延合婚再申前说
第七回 高谈命理王先生别具会心 漏泄春光赵员外一朝撒手
第八回 一霎魂飞洪士仁逞凶自首 全家星散赵桂森被逐归宗
第一回

负螟蛉中年得子谈理数信口开河

中国人有句俗话，说的是，穷算命，富烧香，这两句话，却也是描写俗态，一些不错。当见那些富的人，亦晓得自己的命，是比别人的好，终日里养尊处优，似乎没有别的想头，然而还怕的是美中不足，有的怕寿元不永的，有的怕子嗣空虚的，有的怕疾病纠缠的，有了这些心，心上亦是不十二分满足，所以终日除了饱食暖衣而外，没有别事，无非是东庙里烧香，西庙里许愿，总想神道得了他的香火，就像阳间里官府，得了打官司的使费一样，必定要偏袒他，保佑得他事事如意。那营营扰扰的光景，旁观的看着亦觉得可笑，然而他自己却是乐此不疲。所以这般富人的钱，大都是这些和尚得着的居多。试问那光景难的，可有这大把闲钱，去孝敬和尚么？还有一种穷的，他急急图谋的是衣食两字，每遇到极不堪的时候，便诿之于命，说人家是前世修来的，我的命运不如人罢咧。然而否极思泰，穷极思通的意思，也是人人有的。他又没有别的法子，不过把他生的年月日时，找着一个瞎子，金木水火土的推演一翻，几时交好运，几时出歹运，今天这个瞎子是这样说，明天那个瞎子又是那样说，有时竟被他碰着一两句，其实也不过是圣人所说的“是亦多言矣，岂不或中”，本没有甚希奇，那些被他算准的人，却就奉之如神明，再一连说对了几个，这位瞎先生，便从此出了名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恭维得他同半仙一样。这位瞎先生，亦就因势利导，抬高声价，所以这般穷人的钱，也有一大半葬送在这瞎子手里。

闲言少叙，如今单说一个土财主，极相信算命的话，弄得一败涂地；又一个穷人，极相信算命的话，弄得身败名裂。可知这些瞎子，本说的是瞎话，万万靠不住的。

话说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东门外，有一位土财主，姓赵名泽长，号伯孔，上代原是卖布的商人，后来挖得窖银，又加以善于营运，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，到泽长手里，已是田连阡陌，牛马成群，光景是很过得去。泽长便又在城里开了一个天宝银楼的首饰店，请了一个万金可靠的管事人，泽长便在家里纳福。

到也丰衣足食，无忧无虑。从来说的话，天不满西北，地不满东南，天地尚有缺陷，何况于人！赵泽长虽是百事随心，却单单的短了一样，是行年五十，膝下犹虚，娶的奶奶钱氏，过门三十二年，儿女俱未生育过一个。泽长到了这个年纪，望子的心，是一天切似一天了。每逢初一十五，便大早的起来谮戳常麟徘すじ牛礁髅砧锏ト障恪R荒甌酵罚灰抢窃蹟械拿恚疾惺悄歉鏊竦用挥幸淮尾坏降摹E匏揭话喽窳镜耐汉蜕校智X桨偌频钠那飧改昊ū囊膊辉谏俵Γ皇撬怯屑遥抢鏊扑愕秸饫铄?br> 这日正是泽长的五十正寿，吃过面，送了亲友出去，回到房里，唉声叹气的不住，奶奶听见，便来盘问他缘故，赵泽长便把这望儿子的话说了，钱氏道：“我听说生男育女，迟早皆有一定，昨天有隔壁的孙妈妈在这里说起，南门外李家巷内，有一位周先生，算的好命，实在灵得很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从无错差，不如打发人去请他来推算推算，看是怎么样？”赵泽长听了，很以为是，就立刻跑出来，喊了一个长工，到李家巷去请。赵泽长坐在门口等不多时，长工回来了，说周先生的门口，人都挤不开，周先生没有空，不得来，叫晚上把车子去接他去。赵泽长就吩咐了一句，你们记着罢，说完也就进去了。

捱到天黑，吃过饭，掌上灯，周先生已是坐着车来了，又有一个跟他的人，点着一盏铁丝灯笼。同去的长工，扶着他一步一步的走了进来。赵泽长忙迎出去，喊了一声周先生，周先生且不答应，便回头问那长工道：“这可是你家大爷？”长工道：“正是。”周先生连忙堆下笑来，也赶着回了一句赵大爷，泽长就往里让，让他上首坐了。先寒暄了几句，又说他的命理很精，周先生跟来的人，就连忙插嘴道：“我们先生，有名的周铁口，算命这一道，真算是一无二了的。”泽长便先达他望子的意思，又将自己的生年月日，报给他听。周先生先金木水火土的推演了一回，便正襟危坐的道：“尊造是个癸水的日元，地支上有一派正财，财源茂盛的很，地纲上是个辛金，金能生水，既主身旺，又能得上人的余荫，时上未土七煞，七煞为子星，七煞过旺，主无子，今尊造年上是两重乙卯食神，食能制煞，七煞有制，主于有子，现在五十岁，正行财运，到今年九月十八日，交脱财运，交进下一步的煞运，一定得子，并且时聚煞印，将来还是一个大富大贵的儿子，主于功名显达，强爷胜祖，尊造寿元高大，能有九十六岁的寿，将来还要享儿子的福呢。”赵泽长听了，好不高

兴，又道：“先生，我是问灾不问福，要是当真的不会有后，亦请你不要哄我，我也好另打主意。”周先生道：“什么话，我是凭命断的，我自来不会恭维人，尊造就是五十以前有了儿子，也断不能收成，总要晚子才好，我是以直道直的。”赵泽长喜不可言，又把奶奶的八字，给他算了一算，也说是明年得子，奶奶道：“我也是五十岁的人了，那里还会生育，先生的话，怕靠不住罢？”周先生道：“天下的事，不能按着呆理去算，古人说的，李老君在他娘肚子里八十一年，才生下来，你替他算算，就算是十六岁有了，也是九十七岁的人，都会生儿子，难道你五十岁的人，不会生么？况且这是命里注定的。”奶奶听他说过，也是非常欢喜，连忙打发了命钱，又叫长工仍旧把车子送他回去，临走的时候，还说了一句“周先生要是灵了，我们来替你上匾呢”，周先生点点头道：“真的真的。”说着，一直出来上车走了。

从此赵泽长夫妇便一心一意的望生儿子，过了三四个月，依旧是信息杳然，赵泽长便说起要娶个二房的话，奶奶不由的酸风大作，闹了一个沸反盈天。有好几天，不同赵泽长说话，心里却是暗暗的发急，这一急，到急了一个主意出来。一过年，便装出一个假肚子来，哄着赵泽长看着，也像似个有孕的样子，一面暗地里托了隔壁王奶奶，出去找人家的私孩子，或是穷人家的孩子。到得七月里，王奶奶早就找到了一个，只是奶奶装肚子，才装得六个多月，便来同奶奶说明了，装出发动的样子，又买囑房里帮忙的，叫他们大家证明他，是隔年有的，又托人把赵泽长约了出去。王奶奶便暗暗的拿那私孩子，从后门里抱了进来，等到泽长回来，到得半路，已有人迎着去报喜，泽长听了，这一喜竟非同小可，连忙三步并两步，赶到家里，看了看奶奶是躺在床上，一个大胖孩子，睡在旁边，泽长心上乐的，不知怎样才好，连忙安慰了奶奶几句，便走到前面来，叫人去把大管事的找了来。原来他的大管事的，便是天宝银楼的账上，姓魏，叫做魏子青。

却说这魏子青，正在银楼里算账，急听得东家喊他，便连忙把来人喊进去问问是甚么事，才晓得东家添了穆子，心上诧异的很。忙把账簿推开，锁上门，跟了来的人，一同出东门，来到了东家家里，只见赵泽长正坐在堂屋里，一手摸着胡子，一脸的笑容。魏子青便赶行几步，说恭喜你老人家，添了相公了。赵泽长连忙站起来还礼，让他坐下，把以前的事，大略说了一说，又叫他去定染一万个红鸡蛋，是要分送亲友的。后天三朝，店里伙计们如不得空，就便在店里，开两桌喜酒，你是要过来的，我们热闹热闹。魏子青一一答应了，便辞了出来，赶着去办。到了三朝，果然亲友都来道喜，吃酒划拳，非常热闹，席间赵泽长谈起周先生的算命真灵，从前许他，要替他去上匾，过日清闲了，还要替他扬扬名，才尽了我的心。正说着，周先生早已打发人送了礼来，无

非是红糖芝麻这些东西。赵泽长道：“这怎么好收他的，谢了罢。”无如来人不肯带回，一定推了下来，并且说周先生还问小相公是什么时辰下地的，赵泽长便告诉他，说是午时，又把他另外让在一间耳房里，叫人陪着吃了几杯酒，一碗面，才开发了脚钱回去。

当日直闹到二更方散，赵泽长又因为奶奶一点奶都没有，忙着托人雇奶子。这三日里头，已是换了七八个，后来看定一个姓石的，乃是西街上开豆腐店的，闷姥姥的外甥女。当下无话，到得满月之后，赵泽长果然央人写了几个字，做了一块大红油漆的匾，用了一班鼓乐，送到周先生家，周先生早已得信，也就预备了几样吃的，留赵泽长坐坐，当时你推我让，客气了许多时，方才落坐。周先生早已招呼把招牌除下，今天不做生意。正同赵泽长在里面吃酒，忽然跟人进来说：“洪先生来找你老人家说句话。”周先生道：“那位洪先生？”跟人道：“就是你老人家算他要发大财的洪士仁洪先生。”周先生道：“既是他，就请里面坐罢。”跟人答应出去，只见门帘一掀，早已进来一个人，赵泽长早已看见他，生的也还白白净净，身上穿着一件竹布大衫，脚下着了一双缎子鞋，他嘴里早已对着周先生嚷道：“周先生好乐呀。”周先生也就站了起来道：“请坐请坐，今天是这位赵大爷，替我上匾，我留他吃一杯水酒，难得你来的好，你也坐了罢。”洪士仁连忙回头来同赵泽长应酬了几句，周先生早已招呼添了一把椅子，一付杯筷，自己却扶着桌边，挪到下手去了。洪士仁同赵泽长又客气了一句，方才坐了第二位，夹七夹八的说了一回，周先生便先开口道：“老洪怎么样，你说我算的命不灵？今天赵大爷到来替我上匾呢！”

赵泽长便接口道：“可也真真奇怪，当时我也不相信，那知道竟是丝毫不错，怪不得人家喊他周半仙，又叫周铁口呢。”洪士仁道：“怎样的事？”赵泽长便把以前的事，一五一十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你看他可是灵不灵呢？”洪士仁道：“果然奇怪，但是大嫂子，已是五十一岁了，还会生儿子，莫不是抱的别人家的罢？”周先生连忙接腔道：“老洪，你怎么着，你同赵大爷初次见面，你就说顽话，我晓得你这个人，向来是有口无心的，但也不可不拘什么话，便脱口而出，你说五十多岁不会生儿子，据我说只要命里有，管他五十六十，就是七八十，难道不许人家有么？还有一说，人家的儿子，就是有养错的，难道我算的命也会错么？”洪士仁被周先生说了一顿，回答不出话来，倒红了脸道：“既然你算的命不得错的，怎么替我算的命还不灵呢？”周先生哈哈大笑道：“你看你这个人，我说你不懂事，再要像你不懂事，可是没有的了，我说你发财，是不得错的，但是还有别的话，你怎么只记得了末后这一句呢？”说着，回头对赵泽长道：“赵大爷，说也奇怪，我算了多少命，再没有他

的命奇怪，他将来是富可敌国，但是现在还早，其中有一个极奇怪的理，乃是要他败到寸草不留，连着寸布尺缕，都干净了，方才重行白手成家，你道这是个甚么八字？”赵泽长道：“照你这一说，果然奇怪，自然是有点靠梢的容易些，就如做生意，也总得要本钱，要是败到一无所有，这又从那里去发财呢？”周先生道：“话是这样讲，但这个不然，天下的事，也实有不可思议的，你想前朝里明太祖朱洪武，他本来也是个有家，末后一齐败完，弄的他走投无路，怕饿死，才到什么寺里去做丁和尚，当他做和尚的时候，莫说是做皇帝，你问他可想做个小康人家么，那知道运气一转，他会打成一座江山，老洪的八字，固然是万不如朱洪武的，但格局亦是大同小异的，必定也要败到不可收拾的时候，那才能够转过来，或是得了横财，挖了窖银，也不可不知，那不就是一个财主了么。但是现在还做不到，差得远呢。总之他这个坏运，还没交完，所以我也常对他说，乐得逍遥自在，不必去奔东赶西，白忙了还是个空，不如静等的为妙。他一时相信，一时又不相信，还满肚子想各处瞎碰，究竟这几年，又何曾碰到一个呢！他的八字，我是前后算过十几回了，再不得错的。”说着又对洪士仁道：“今天你到这里来还是同我闲谈呢，还是另有别的事找我商议呢？”洪士仁道：“我实在入不敷出，一天急似一天，现在想干一件事去，不知道好去不好去？所以来问问你。”周行生听了，颇有不以为然的样子，便摇摇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请说给我听听。”

未知洪士仁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希幸获权作信天翁破巨资急襁将军箭

话说周先生叫洪士仁把他要商议的事，说出来听听。洪士仁先愣了一回，才大远的转说过来道：“是我的一个表亲，住在城里，他有个哥哥，在上海开布庄，生意甚好，现在他去找他，又买了多少货，打算飘海过去，但是他不识字，他约了我同去，说明白赚了钱，归二八分拆，我算是他的管账的，先付我几十银子安家，你道这个不是个极好机会么？我想着我一天不如一天，坐吃山空，山有倒的时候，我怎么了呢？所以我要答应他同去，我最怕的飘海，因此心上正在这里打算，所以找了你来，替我决断决断，看看到底好去不好去。”周先生听他把话说完，咂了一会嘴道：“这事我不能做你的主，你是去发财的，但是你八字，可没有这重财，今年的流年又平常，水面上还怕有惊险，去不去，你自己打主意罢，我若是劝你去，你八字里又不利出门，要劝你不去，你又想着那二成分红，况且上海离这里，听说不近，大远的带了东西去，这赚钱两个字，就难说，就算是赚了钱，听说那里花天酒地，另有一班人，专做无本钱的生意，他便来拉拢你，必定把你的用完了，他才死心。还有一种人想

法子害你，把你捉到外国监牢里去，你八字今年的流年，本来犯了牢狱之灾，却也保不定，你这一去，是件件如意，样样随心，我从前早说过的，你这个八字，是不利南方的，要是在本地，就算是有点长短，也不过是口舌细故，若出了门，便难说了。现在你是想发财去的，我又何能拦你，不要你到了那个时候，再想我的话也就迟了。”洪士仁听他说了这一篇话，到弄的格外没有主意了，那一团高兴，不知丢在那里去了。半晌挣了一句话道：“去与不去，也未定局，过日再谈，到是你说我发财的话，到底要那一年呢？”周先生道：“说不定，你的八字，我刚才不是又说过了么，约计还有几个年头，我算着甲午年，是你的正财流年，又兼与你八字的寅戌合成火局，旺在春夏两季，三月里又有紫薇龙德高照，其中要是没有别的星宿过将破败，大约是不得错的。万一要是有个把坏星宿在里串宫，难说还要捱过一年半载，也还不定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丁财两旺，安享荣华，才晓得我周瞎子的命，是不得错的，还要大大的谢我呢。”洪士仁道：“你说我要一齐败光，败到寸草不留，方能发财，如今又说甲午年就要发财，现在算起来，还有几年，那不就要先下街么？”周先生道：“那可就不准，总之，老天爷安排下的，是早一天也不成，晚一天也不成，你要紧可知老天爷不要紧呢！”洪士仁道：“照你这说，我是碰见于你，算是你说过，我晓得了，要是那不算命的，他不晓得，他不要混撞么？”周先生道：“可又来，什么叫做命，这就是命，你有这个命，自然就会遇到我提醒你，那些不找我算命的，他去混撞，也是他命里注定的，所以也不得遇着一个人替他指迷，我劝你不必胡思乱想，耐心去守着罢。我话也说多了，菜也冷了，我们换杯热酒来喝一盅罢。”当时跟人过来，又筛了一会酒。赵泽长有点醉意，便起身作别，又订了几时空，到家里去替小孩子算算关煞去，洪士仁也就跟了出来，周先生扶墙摸壁，送到门口，才进去。

单说赵泽长打周先生家里回来，高兴得很，俗语说得好，有子万事足，偌大的家私，各样都不歉缺，就是这儿子养不出来，是多年的心病，如今有了儿子，自然是趁心已极。况且周先生大约推算了一回，说孩子将来很有出息，千金难买这下地的时辰，将来不但大富，还要大贵呢。越想越有兴味，坐在车子上，不觉手舞足蹈起来，推车子看了发急道：“你老人家坐稳些，跌下来，不是玩的，怕车子吃不住，你老人家想是多喝了盅，打磕睡呢！”赵泽长被他这一说，心才归到腔子里，连忙敛了敛神，又遮盖了一句道：“可不是，我吃多了酒，怪头晕的。”不多会，到了家门口，下了车，便忙去看奶奶儿子，谈了一会闲话，又说要提个名字给小孩子，奶奶道：“不如等周先生来推算过，看五行少什么，用什么字罢。”赵泽长道：“我已经约下他了，大约两三天空了就来。”又把洪士仁的话对奶奶说了，奶奶道：“可真奇怪，这算什么命，要

不是周先生，人家还算不出来呢！”当日各自归寝。

光阴荏苒，早又好几日过了，赵泽长也约了周先生，仍是晚间来，又预备鸦片烟等件，到吃过晚饭，依旧打发车子去请，还是上次来的那个时候，周先生来了。赵泽长格外亲热，让到里间房里炕上，先抽了几口烟，才把小孩子的八字，报了一遍。

周先生便闭了一对瞎过的眼，嘴里咕噜一会，又用大手指头，在手心里子丑寅卯的轮划了一遍，又是长生沐浴冠带临官的数说了一阵，方才言归正传，大声道：“令郎这个八字，是好极的了，况且煞印兼全，将来一定是功名显达，十六岁便可入学，二十岁以里，就能中进士，拉翰林，以下一派好运，官居极品，禄享万钟，最难得的是毫无破败，凶险不过关煞。内有一重四柱关，有一重将军箭，四柱关只要不出门，不坐轿子，也没有事。这将军箭，却有二支，一支管三岁，二支管到六岁，过了六岁，才同花木的样子扎根，此外都不犯着什么。”奶奶道：“将军箭不碍事么？”周先生道：“不碍大事，顶不好的是有箭有弓，那就凶险，他这个却是有箭无弓，譬如光有支箭，没有弓，他也放不出去，然而终究不是件好东西，要是肯破费几个钱，祈禳一下子，也就好了没事。俗话说的，财去人安乐，那就好养了。要论这个八字，是再不妨事的，但是小时候哭哭闹闹的，也无趣，所以我说还是花上几个钱破解破解，既省了大人的手脚，也免得小孩子吃苦，这事你大爷大奶奶自己斟酌罢，我不过这么说。”

赵泽长同他奶奶听了，早已不约而同的，抢着说道：“怎么的破解呢？”周先生道：“这个法子我会，我可是不轻易替人家办，我也怕费事，又不许人家进去看，还怕人家疑心我得了他的钱，不给他做事，大爷要破解，还是去另外找人罢。”

此时奶奶看见赵泽长说话，便不来插嘴了，又见赵泽长答道：“周先生，你也忒多心，像我们这样交情，还会疑心你么！况且就算我送你几十吊钱，也平常得很呵。”周先生听了怫然道：“这就更不成句话了，你真是无缘无故送我几十吊钱，我还不收呢。你别瞧着我摆了店面，天天买钱，那是我自己本事换来的，我用着心安理得，要是不义之财，别说几十吊，就是几百吊，老实说你可别恼我，周老二还没在眼里呢。”赵泽长连忙陪笑道：“我们同你说玩话，你莫恼，咱说正经话，我是一定托你去办，要多少钱，你开出来，我就送过去，诸事费你的心，我另外谢你。还有一事，也要费你的心，这个小孩子，也要提个名字，我不知道他八字，喜的是那一门，所以一并请你费心。”

周先生道：“这到容易，他八字内的木少，这名字总要偏于木字的为妙，依我说，不如叫做桂森罢，桂花的桂，三个木字的森，你说好不好？”赵泽

长道：“好好。”奶奶也忙着接口道：“我是不认得字，不过听着，却是极好听的，从此就叫做桂森罢。”当时又闲谈了一回，周先生要回去，赵泽长一面吩咐点灯笼，一面又同他说定了破解的事，周先生也答应了。明日开了应用的东西，单子送过来，赵泽长送他出来上车，奶奶还在后边喊道：“周先生好走。”赵泽长直送到大门，看着周先生上了车走了，方才进去安歇。

次日一早，周先生早已打发人，送了一张单子，只见上面开着多少烧化，多少陈设，又有摆的米山面山，做的二十八宿的纸札，及一切应用的物件。赵泽长便叫来人等着，先进去捧了一包银于出来，交给他回去，请周先生先用着，不够的我再送来，你们费了事，我还另外酬劳呢。来人接了，欢喜而去。

赵泽长进来，吃过中饭，正打算去看周先生，周先生早又打发一个人来说，东西一面去办了，还得请大爷拣个日子，赵泽长道：“我本要去看他，我们同走罢。”当时同了来人，慢慢的走去。一路上谈着闲话，又提起周先生算的命实在灵，那个来人，却只笑而不答，赵泽长又问他现在周先生跟前，有几个人，来说就是我一个，赵泽长道：“他的闹市在什么时候？”来说人道：“没有定准的时候。”赵泽长道：“新年头里，大家要算算流年，光景就要拥挤不开罢？”来说人道：“也不见得。”赵泽长道：“你算过没有？”来说人道：“没算过。”赵泽长道：“为什么不算算呢？也可以自己晓得点子。”来说人道：“这个事，是相信的就灵，不相信的就不灵，我却是不大相信。”赵泽长道：“这样灵，怎么你还不相信呢？可算是活灵活现的了。”来说人又笑了一笑，也不接腔。一面说着，已经到了周先生门口，那门口果然是冷冷清清，并没有一个人，来说人早已抢着进去，周先生走了出来，把赵泽长让在命馆里坐下，赵泽长道：“难得这一回子还清静。”周先生道：“我正睡午觉，都回复走了，一天忙到晚，真烦极了。”赵泽长道：“那叫你算得灵呢。”周先生道：“我们且说正经话，到底那个日子，你拣了没有？”赵泽长道：“我打算是本月二十一同二十六这两天，你随便拣一个罢。还有一说，我是不大懂的，若是这两天，可以用，就顶好，倘若不可用，还请你老法师拣罢。”周先生道：“我早就查过了。”

说罢，就顺手在抽屉里，批了一张单子出来，递给赵泽长道：“我找人写的，你看罢。”赵泽长接过，只见上面写的是谨择于二十九日甲申、三十日乙酉这两日，是诸神在地府人间，若人求福、祭祀、还愿、上表章、答谢天地、祈禳灾厄、收福，十倍大吉，后面又写着自二十一一起，都是不可用的日子。又看见二十一日下注的，是丙子日，诸神破天曹、运上门西，若人求福，反招横祸，及损人口，大凶。二十六日下注的，是辛巳日，诸神在天门作河运石上塔，二三日在彼不歇辛苦，若人求福，主死亡子孙，三代穷乏逃散，招官司口舌

大凶。赵泽长看完了，忙又交还周先生道：“幸亏你查了一查，不然，不但没好处，还有歹处呢。”周先生道：“这个本来不可乱动的，所以古人说，趋吉避凶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前日有一句话没对你说，今天要先同你说了，你也好去打算，我在这里设坛打醮，这府县城隍庙里，你还得要去上上香，打城隍老爷起，以及那些旁边的判官小鬼、两廊下的十殿阎罗、大门口的马夫皂役统同都要上香磕头，要预备一个满堂灯烛，你到那一天，先去烧香磕头，再到我这里坛下行礼，就便在我这里吃素饭，你看如何？”赵泽长道：“很好，我们一定准于二十九日罢，三十这一天，我还要上街去找人呢，不得空。”周先生道：“也好，就是这样办罢。”赵泽长道：“前回送来的银子，要是不够，我过天送上还你。”周先生道：“不够也有限，随后再算罢。”赵泽长道：“天怕要下雨，我也要回去了，我们的话，就是那样罢。”

周先生也不留他，早已先站了起来道：“是了，我本当留你坐一回，一来怕天要下雨，二来找我的人，也差不多快来了，我不能陪你，怪不好的，到是到了二十九日这天，我还得早四五天头里，就回复他们，若不然，按着时刻来了，我还分不开身呢。”赵泽长等他说完，说了一句再会，早已掀着帘子出去回家去了。

周先生等他走过，复又到命馆里坐了有两点多钟，却是一个算命的也没有，也就吩咐下了招牌，收拾了罢。跟人收拾完毕，进来说道：“先生有几日不发市了，囤里的米也完了，这两天我只喝了点青菜汤，嘴里淡出鸟来，先生你到也捱得过，就是奶奶同小哥儿苦很了。”周先生道：“你不晓得我们的行业，叫作十日滩头座，一日过九洲，只要有了大大的主顾，便好吃上几个月了。”跟人道：“别的不谈，现在须拿钱买米去，晚上的米是不够了。”周先生道：“容易，这算什么大事。”忙忙的进去，把赵泽长送来的银子，拿了一小块，叫去换了钱买米买菜，再切他二斤多肉，晚上好好的吃一顿再说。

如今且按下周先生这里，且说赵泽长回到家里，便一五一十对奶奶说了，又问问小孩子那里去了，奶奶说他头上有点发烧，才拍着睡着了，赵泽长道：“总是他的命好，才有这一个好先生给他算了出来，要不是周先生，我们还蒙在鼓里呢。这就好了，等这次破解过，自然是好养的了。”当晚谈谈说说，又痛赞了周先生一回，方才安歇。

不多几日，早已是二十九日了，赵泽长一早起来，洗脸漱口，吃了一口茶，便换上一件簇新的洋布大衫，叫长工带着香烛纸马，一迳往府城隍庙里去，到了庙里，先在大殿上点了香烛，磕了头，又在判官小鬼及两廊下十殿阎王及小鬼前头都行了礼，一起一跪，足足的磕了一百几十个头，两腿已有点发酸。

本来赵泽长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当下坐在板凳上，歇了一回，看庙的又送出茶来喝了，开发了香钱，才慢慢的站起来。长工跟着，又到县城隍庙里去，也是照样的烧香磕头，早有点支持不住，但是为了儿子的事，也不好说出吃力的话。又很坐了一回，才一步捱一步的，到周先生家里来。好容易走到了，周先生早已迎出来让进去坐，赵泽长坐下，透了一口气道：“我可是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今天两个庙里，拜一回，我觉得就很累呢。”

周先生道：“本来头是磕得不少，好在这里，只要朝上一拜就完了。”正说着，跟人来说，香烛都点齐了，请大爷去行礼罢。

赵泽长只得起来，踱到中间里去，只正中摆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面，又摆了一张方桌，方桌上红红绿绿，不晓得摆了些什么，身上累得很，也就不仔细去看，方桌左首，是摆了一座米山，约摸也有十石米的光景，下首摆了一座面山，也不晓得多少，桌上四围，都用红布围住，上面黏了些二十八宿的牌位，靠外这一边，还放着红笔砚，又有一道写好的黄表疏文。赵泽长无心观看，只得朝上磕了头，起来，头上的汗珠子，早已堆满了，周先生又叫他跪下，自己也跪在一边，不晓得嘴里念了些什么，念了有一点工夫，又把疏文背了一遍，才同赵泽长一齐站起。

一面让赵泽长到套间去歇着，他自己就坐在桌子前头一手摸到了笔，便取过一张黄纸，画了几笔横的，又画了几笔直的，就算是符画好了，便等他干了一干拿在手里，一直走到套房里喊道：“赵大爷恭喜恭喜，但愿你们令郎，从今无灾无病，长命百岁，这是两道符，你回去用两块红布，缝两个口袋，挂在他胸前胸后，保你从此太太平平的了。”赵泽长勉强起来接着，还说了一句“费心的很，这里还有事罢，我要回去了”。周先生道：“没有事了，大爷吃了饭去罢。”赵泽长道：“我很累，我回去吃罢，这里账，我过天再算罢。”周先生道：“忙什么呢？”

赵泽长的长工，早又进来扶了出去，车子却也来子。原来长工看见赵泽长累了，早已带了口信回去，是奶奶派他来接的。赵泽长上了车，一直推到家里，下了车，扶了进去，到了床边，一头倒下，哎哟了一声，早已不省人事。未知赵泽长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真横逆偏作好机缘迷信心养成破坏性

却说赵泽长回到家里，一头睡倒，满嘴里乱喊，奶奶看着急了，忙去烧了水来，灌了两口姜汤，只见赵泽长把眼睛张开，看了看道：“你们不要吵，我是累的慌，没有别的事，不要紧的。”奶奶看着，终究不放心，又打发人去问周先生，看是怎样的事。不多时，去的人回来了，另带了一盘米，一盘面，就

是米山面山的顶，说是周先生交代，要供在家堂，或灶君前的，并且交代昨天的两道符，挂在身上，无冬无夏不可解落，一直过了六岁，方可除去，保得四季平安。至于大爷的病，虽然是昨天乏了，亦有点讲究在内，病者主于东南得之，是土地家亲作祟，所以头疼沉重，乍寒乍热，饮食无味，鬼在西南器物上坐着，须用白钱七十张，向东南三十步外送去，一定就好了。

奶奶听见，忙着招呼去办。过了一夜，赵泽长本来没病，一夜歇过乏来，仍然是精神如旧，因此赵泽长夫妇，更加格外相信周先生。从此家里，上上下下，不论什么人，有了病，也不请人服药，都去找周先生，开个单子，送送祟，说也奇怪，果然也就好了。从此赵泽长与周先生格外知己的了不得，没事便时常过去坐坐、谈谈。

有一日，正在周先生家闲坐，忽然前次会过的洪士仁满头大汗闯了进来，大声喊道：“周先生，周先生呢？”周先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洪士仁道：“我真气死了。”说着，早一屁股坐下，那时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实是不堪入目。赵泽长看他那种神形，也就没有招呼他，又见他穿着一件洋布大衫子，蹬着一双半新不旧的破羽毛鞋，鞋根已踹了一个洞，只听见他嘴里说道：“真他*的丧气，这般丧良心的东西，将来不知道怎样死呢！”

周先生腆着脸道：“你到底什么事，你可闷死我了，你快说罢。”

洪士仁道：“我近来因为用度不周，衣食渐缺，急得没法，又没有别的东西，可以当卖，才想着我这所房子，还好卖几百两银子，就去找了一个做牙行的人，寻到一个姓朱的，说定了五百吊钱，当时成了纸，先付过四十八吊，其余言明让屋再付清，我先把这钱赎了两三件衣裳，又把东口上那间破房子，修理了一下子，昨天搬出去，我向原经手的去讨那应找的钱，谁晓得他们设心不良，说是从前付过四百八十吊，只有二十吊的找头了。你说混帐不混帐，我同他们闹了一回，他们是异口同声的证住，再看那张买纸上，早又是换过一张了，我说这是假的，他们老羞变怒，倒反了腔，说我讹他，反要打我，因此几乎把我气死。我现在是拚出来同他们干罢，我明天到历城县里告他去，你替我掐算吉利不吉利，我现在闹成个钱屋两空，反倒落了个论人的名目，真正没有两个鼻孔，要把他气死哩。”

赵泽长听了，也觉得不服气，便开口道：“你说的姓朱这个人，可是住在东狱庙前朝东大门那个开杂货铺的朱友安么？”

洪士仁道：“是他是他，你大爷一向好，我是气急了，进来也没瞧见你大爷。”赵泽长道：“好说好说，朱友安这个人，本醜不是好惹的。”只听见周先生在那里说道：“老洪恭喜恭喜。”

当时不但洪士仁听了诧异，就是赵泽长也诧异的很，先还当是周先生和他

说玩话呢，只见洪士仁道：“你可是个人，人家遭了事，你还拿我开心哩，你可是个人？”周先生便正容厉色道：“那个与你开心，我说的正经话，并没有同你说玩话，这是你发财的日子近了，真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机会，你还要生气，这可是奇不奇呢？”洪士仁听他这说格外急了，忙说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，这要算是发财的机会，可是发棺材的机会，照这个样，怕棺材还睡不到呢！你向来说话不是这样，怎么今日尽拿人开心！敢是你喝醉了。”赵泽长也在一旁，看不过去，便道：“周先生，你别呕着他顽，你倒是替他掐算掐算罢。”周先生道：“别忙，你们听我说，我不说，又要怪我，我说了，又不相信，你这个八字，本是要败到寸草不留，才能翻身哩，但是你人口又不多，你又没有外务，你又省吃俭用，那里会干净呢？”

又怎样会弄到寸草不留呢？可就有两句话，一向也不便对你说，常言道的好，一场官司一场火，任你好汉没处躲。不论多大的家私，碰着这两种事，都要尽的，但是碰到这样事，不但破财，还要受惊吓，所以人家都求天祷神，免了灾星，你八字里干净，这个事是不愁的了，你现在房子也改了姓了，钱也收不到了，也就同那一场官私一场天火一样，真算是一无所有，不过你同他打官司，你可也忖度一下子，你收他的钱，难道就没人看见，是你面对面干的事么？”洪士仁道：“左邻右舍，都在那里，那个没有看见。”周先生道：“现在他们说什么？”洪士仁道：“他们鳧上水的，现在都闭着嘴，说是不曾留心，委实不晓得。”

周先生道：“可是这个理，你现在又没有凭据，去同他打官司，他要把这四百多吊钱，化在衙门里，不怕你官司不输，输了官私，还要办你讹诈，或是再捱上一顿打，更无味了，这是一层。

就算官司赢了，上上下下的化费，也不在少处，净到你手里，也有限的很，为了这几个钱，反耽误了正经的大事，又何烦着呢。所以我说是这是发财的好机会，你用不完，自然有法子捞了去。总而言之，你的家当，早完一天，你就早一天发财。况且这样的事，不但人家晓得你冤枉，老天爷岂不晓得，叫你这样安安稳稳的破法，不比一场天火，安稳多么？所以我说发财的日子近了，才恭喜你，我为什么要同你说玩话呢！”洪士仁道：“要这么着，不如我自放一把火，倒也干净。”周先生道：“那又不成，这发财的事，是老天注定的，一下地，八字里就带过来，早一天不成，晚一天不许，总要到了不多不少的时候，一碰就成，要未到其时，勉强去做，这就叫做逆天行事，到后头弄得要快反慢，所以总要自然而然的才好，我是一片良言，你自己去想想罢。”洪士仁道：“照你说，我四百吊钱，就白扔了么？”周先生道：“明中去，暗中来，将来自然加几倍还你呢，你又何争在三四百吊钱上。”洪士仁道：“要是一

定发财，我也并不计较这些，倘或不能确实，岂不是白便宜了老朱，反倒要作成我下街去，那才更冤哩。”周先生听得洪士仁气也消了，又听他说发财怕不准，便怫然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真是岂有此理，你看见我替谁算命，不灵过的，你发财不发财的事倒有限，你坏我的招牌，咱俩先算不清的帐。”洪士仁听了，默默无言，呆子一会又道：“我情愿不要发财，不要现在这样穷法。”周先生道：“那更不成，我说个故事你听听，从前有个伍子胥，下了街，在大街上吹箫要饭，后来却做了大官。又有一个韩信，穷的在淮安要饭，没人给他吃，遇着一个洗衣裳老妈子给他吃了，他还感激，后来却也做大官，这两个人，难道不好将后来的富贵荣华，移点到前头去，这是个什么缘故，你讲给我听听。这两件事，是人人都晓得的，又不是我现编出来的，可见得迟早的里头，人虽不晓得，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，那里由得自己算计呢。”正说的高兴，跟人进来，说是有人来算命，周先生便站了起来说：“我出去一下子，你们坐坐罢。”早就踱出去了，洪士仁便对赵泽长道：“不是他算的灵，我可是再不相信，我也决不肯饶那姓朱的小杂种，如今且听这周瞎子的话，饶了这个王巴蛋罢。赵大爷，你还坐坐，我要去了。”赵泽长道：“我也要回去，他的事忙，我们不要紧着打搅他，我们悄悄的出去罢，省得他送。”说完，两个人便蹑手蹑足的出来，又朝着周先生跟的人，摇摇手，教他不要说，便走出大门，分路各散。

如今单说这赵泽长回到家里，料理点杂事，空下来，不是上街去走走，或是到周先生处坐坐，就在家里抱着桂森，逗他笑，拍他睡，倒也另有一种乐趣。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，转眼之间，已是四五个年头，桂森已经是会满地跑了，终日里金装玉裹，十分宝贵，果然壮实的很，从来没有什么毛玻从来说的，小孩子的脾气，是没有好的，再不可惯他，越惯就越坏，只要给他三分颜色，他就开染坊了。赵泽长打五十一岁上，生了这个儿子，就像得了一个宝贝，轻易儿不肯吹他一口大气，奶奶是更不容说叮幸喜一向并无疾病，赵泽长便格外相信周先生的话，又连那做大官发大财光宗耀祖的话，句句都印在脑筋里，一刻也不得忘记。无奈桂森更有一个顶坏的脾气，是喜欢跌碗，听他的破碎声音，起先原是吃粥的时候，发了脾气，大哭大闹，后来把碗砸了，桂森哭也止了，到呆呆的看了一回。

从今以后，每逢吃东西，吃完了，就把碗丢在地下，听他响声，弄过几回，便时时刻刻要砸碗听响声，才能高兴，要是不给他砸，他便躺在地下哭个不了。这个时候，要是大人舍得管教的，打上一顿，骂上几句，也就没事了。可是赵泽长夫妇，过于溺爱，想着打个把碗；算什么事，也就听凭他去取乐，不来理他。

不到一年，赵家后院子里瓦砾早已堆积如山了。赵泽长因为家大业大，不必在这碗上打算盘，还当是小孩子没有长性，过几天自然忘了。那知道竟是天天如此，未免心里有点不受用，只是还未出口，刚刚赵泽长书房里，有一个霁红的花瓶，是祖上留传的三百年的东西，虽然不大，却也甚可宝贵。桂森嚷着要玩，抱他的人，又不敢不给他，那晓得才到手里，早已滑了下来，听在地下，已竟成了十几块了，桂森不觉的哈哈大笑。赵泽长在屋里听见，连忙走出一看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骂道：“孽障，这是我家几百年的东西，也就给你轻轻摔了。”奶奶先前在房里，也早听见，晓得他是砸惯了，并不在意，又听见他哈哈大笑，就连忙打屋里出来，帮着他笑，刚才出门，已见赵泽长在那里骂桂森，又数说抱的人不该给了玩，又看见地下十几块碎的，是儿子上的红花瓶，又听见赵泽长嘴里说，值几百两银子呢。又见桂森骂得哭了，只气得他浑身瑟瑟的抖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当是什么事，原来是这个鸟瓶，这又算什么事呢。”赵泽长道：“你倒说的好，我这个瓶，值几百两银子呢。”

也就这么豁琅一声，算了吗？”奶奶道：“你慢来，我问你，我们的家私，就没有再比这个瓶贵的么？”赵泽长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难道有家私的人家，就可以任意糟蹋么？”奶奶不等他说完，早是勃然大怒，厉声道：“你莫要说这不知轻重的话，你想想当年，没有儿子的时候，你急的像什么似的，这里烧香，那里许愿，又要讨小老婆，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瓶，当他儿子呢？好容易眼巴巴生了一个儿子，我也是五十岁的人了，可没得说了，莫说是一个瓶，就是拆掉了几进房子，也只好由他，只要孩子欢喜，快快长成，我们就有了依靠，难道你这一世就靠着这个瓶过日子么？况且就让你说是值几百两银子，到底只要几百两银子，我这个儿子，可是几百两银子能换得来的！你动不动，就是这副嘴脸，把我那孩子委委屈屈的间出病了，倘或被你威逼死了，你可好了，你也不想我今年已是五十五岁，十月怀胎，不是容易的，我也晓得你的意思，不过想逼死他，借着生儿子的名目，好娶小老婆罢了。那可趁早告诉你，你不要打算，别做梦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早又把桂森抱在怀里，拍他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别哭了，你爹爹存子坏心眼，想治死咱们，他才如心呢。咱们偏健健旺旺的气气他，好孩子，你要什么，我给你，你不要哭坏了呀。”桂森奉是不敢开口的了，今儿他娘抱着安慰他，越发得意，就借端爽性大哭起来，奶奶再三的安慰，才息了声。赵泽长看见这样光景，越发生气，又平日最怕奶奶的，也不敢分辩，心里也觉得方才莽撞了，只得勉强道：“我又没骂他，我不过说一句东西可惜的，倒惹了你这一车子的话，唠唠叨叨这半天，这可真是奇极了。”奶奶冷笑道：“什么奇不奇，可是周先生说过的，我儿子将来是大富大贵的，也不稀罕你瓶，将来买个一千八百的还你就是了。总而言之，现在你要

为这点子事骂孩子，孩子也骇坏了，瓶也没了，我看你怎么了。”赵泽长也不敢再说，又听见奶奶提出周先生说孩子要大富大贵的话，早又懊悔起来，暗暗的道：果然是我心急气小了。只得忍住了，又敷衍了一两句，走了出去，奶奶看桂森哭的同个泪人儿一样，还在那里心儿肉儿叫了一会，桂森才住了哭，板着脸，奶奶要逗他笑，又去取了两个碗，砸给他听，无奈桂森只是不喜，还吵着要砸红的好听些，奶奶真也急于，忽然想起陪嫁的时候，还有一付十个红茶碗，一向不曾用过，赶着叫人取了一个来，先给他看过，砸了，桂森才嘻的一声笑了，奶奶见他喜欢，才念了一句阿弥陀佛。当日的情形，也就一天云散了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演皇极盲人利口庆初度同族生心

却说赵桂森砸了他娘的红碗，方才喜欢，不上几天，把他娘的十个碗全都砸完了。可是一样，从此日起，要末不摔碗，要摔非红的不要，家里没有红的，他便撅着嘴，不吃饭，不说话，奶奶没有法子，好在有的是钱，就叫人到城里碗店去买。

山东的地方，离江西又远，这红色磁器，本来不多，又且是极贵的，奶奶要桂森欢喜，也顾不得钱了，时时刻刻打发人到各店上去收买，或是托他代留，碗店里也都晓得了，因此格外抬高了价钱，奶奶只要有碗，也不计价，虽然赵泽长看了心痛，一来怕奶奶罗嗦，二来因为自己儿子，总要大富大贵的，也还不十分在意，所以装聋装痴的，张着一只眼，闭着一只眼，由着他们瞎闹去。如是者却又过了两三个年头，桂森已是八岁，赵泽长就想请个先生教他认字，有人荐了一位姓史的，又有一位姓步的，又有一位姓童的，赵泽长自己外行，不敢答应，又去请教周先生，说是姓史的好，他住的地方，在宅子的北首，北方壬癸水，水能生木，是有益的。因此赵泽长就请了史先生，择日开学，先生看着东家财主，也想靠靠福，却很巴结，无奈桂森质地太笨，认了一个字，倒忘了两个字，又兼赵泽长夫妻护着，惟恐委曲了孩子，不容先生认真。先生起先一团好意，也就无处去用，也只是护着饭碗子要紧，格外随和，捱到了年，算了束修，又到别家去了。赵泽长只得又请一位，混了一年，也是如此。有时先生说了一句，桂森哭了进去，奶奶就要派人来说先生不是，好容易，三四年功夫，巴斗大的字，也认得了一担。赵泽长只是护着儿子，骂先生没有良心，误人子弟，幸而我的儿子是好八字，不怕的，要不然，真叫这般教书匠害死了。现在急也无法，料想总有一窍通百窍通的日子，因此就把念书的事，松了下来。

那年桂森刚刚十岁，赵泽长夫妻，都是六十一岁了，便趁着这个挡儿，请

了几桌客，又把本家都请了来，坐在厅上，因为奶奶向来没有人缘，所以本家里，单只来了一班男客，女客是一个也没来。当时落了坐，摆上酒来，赵泽长先说了些闲话，跟着赞他儿子的相貌好，八字好，又叫人把一张单子贴在墙上，任凭众位去看，省得我说，这单子就是有名的周铁口周先生开的，他虽不是皇帝，却是金口玉言，从来不错的，你们别看桂森小，将来还要占他的光哩。本家里听了，也有同声夸赞的，也有默默不言的，其中有一位叫赵恩普，是个童生，与命理上也会嚼说几句，就忍不住，走到墙边来看，只见是张大红贴子，写着年月日时、伤官七煞等字，又有流年的甲子一大排，后面便是长篇一大段，写着命立子宫，天奎坐守，府相朝垣，又喜身居紫薇，左右辅弼，乃大贵之造，文昌化科，天才合命，主有子建之才；长生在命，天寿对照，主有大舜之寿；身临福德，又来福德，主有子仪之福。再查命宫，时德当权，天瑞对照，主福寿绵长；夫妻宫，金举高拱，吉曜居垣，主既美且贤，兼有内财，百年偕老；子息宫，同梁得地，续世朝宗，主有八子；财帛宫，天财到宫，母仓得禄，主千仓万箱；疾厄宫，解神照临，龙德会合，主壮健无厄；迁移宫，圣心普护，诸吉星回环拱奉，主居家出外，无不相宜；奴仆宫，有丰厚生意诸吉星，主多纪纲之仆；官禄宫，禄马同临，将星佩印，主居官极品；田宅宫，三合六合，天仓人仓，主多恒产；福德宫，紫薇对照，天富居垣，主福寿延长；父母宫，日月双明，椿萱并茂；兄弟宫，大耗四废，独木无林。又查大限，幼年享有荫下之福，无灭无厄，功名显达；壮年一派吉运，名高斗岳，利满仓箱；老运更美，九重诏锡，百岁筵开，子贵孙荣，一门昌盛，可为欣贺等语。赵恩普看了一遍，笑了一笑道：“真是好命，也真亏他编派的，这可真是有一无二的了。”赵泽长道：“可也只有周先生能算得这样仔细，我这里有纸笔，你可要抄一张回去细细的看？”恩普道：“这么长的一篇，抄抄也费事，我也晓得了。”

泽长道：“你那里会记得许多。”恩普道：“记是记不得，不过百句并十句，十句并一句，一句并一个字，是好罢咧。”赵泽长道：“周先生说 he 算的命，从来没有差过，但愿他这个，也不错就好了。”恩普道：“听说念书还好，念到什么书了？”赵泽长倒不提防他问这一句，心上有点发急，勉强的回答道：“先生书房里功课，我却未曾去问过，可不晓得念的什么书。”

刚刚那位教书的先生坐在第五席上，听见这边说话，不由的嘻的一笑，上下嘴皮，动了好几动，想是要说话，又缩回去的光景。恩普看见，便顺着他走了过去，搭讪着问他名姓，又有泽长替他说明，是这里的教读先生。恩普随即承着上文，顺了过来道：“学生念什么书了？光景也好对个把对子，做两句小诗儿罢！”先生摇摇头，笑了一笑，也不回话。泽长一旁看见，心里颇不受用

，急嚷着“我们大家干一盅罢”，这才把话岔开了。

吃不到三杯酒，奶奶早已打扮了桂森出来，叫他替老子磕头，就便替叔叔伯伯见个礼儿，桂森走到门口，站住了，再也不动。原来桂森长到十岁，从未见过陌生人儿，故此看见人多，他早呆呆的站着看，一步不肯动，后面抱红毡的一个老奶奶，推他上前，他只是不理，大家看见泽长的儿子出来，便大半站起来说“恭喜你”，也有抓瓜子的，也有抓花生的，也有抓水果的，纷纷都跑到桂森面前。其中却有一个冒失鬼，名字叫赵友道，走上来扯扯他的手，又去摸他的头，又要弯着腰去抱他，桂森就格外发急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赵泽长大惊，连忙喝退友道，哄他进去，又端了几盘果子，交给老奶奶带进去，哄他不要哭，如果不成，还是砸红碗给他听罢。当时大家都觉得扫兴，赵友道也格外无趣，正打算借句把话走开，早听见屏门后头，骂了出来，大众听了发楞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已到了屏门后了，这才听见骂的话，是那里来的野种，也来冒充本家，跑到人家家里，灌上些黄汤子，吃上些面，就应该鸦雀无声，悄去挺尸罢，又来混充什么伯叔哥哥的，我家里没有这些杂种，都给我滚出去，叫他小心着，我儿子做了官，一个个都要办他，不揭他一层皮也不算。大家听见，面面相觑，再看赵泽长，却坐着不动，冷洋洋的样子。赵友道早已按捺不住，也发了话道：“这真奇怪，又没有那个碰他，那个掐他，他不过怕目生，哭了，值得甚么事，就是我冒失，也算不了什么大事，你儿子做总督，做宰相，是周瞎子封他的，等到北京里皇上封了他，才算是真的呢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预备这层皮给他剥，现在还早，难道也可以预支的吗？”奶奶听见，益发生气，无明火足有一千丈高，一脚跨出屏门，戟手指着赵友道骂道：“你这个杂种，你还有理，你是那里的杂种，快快滚出去，我们不希奇你这本家，现放这儿子，要做大官，本来像你们这般少皮没毛的下流东西，算什么，你还强嘴，我今天就刷你两个嘴巴。”同坐的本家，早已动了公愤，一齐出位嚷道：“奶奶骂人，要分出个轻重，不犯着牵枝带叶的，老三得罪了你儿子，我们没得罪他，你说话也要放明白些。你儿子现在还没有做官，就是做了，也不能剥本家的皮，你放明白些。”奶奶益发大怒道：“我的儿子做大官，周先生算定的，难道还有假的不成，不是我说句小看你们的话，你们家里，没有镜子，尿盆子是有的，也拿出来照照，你们那模样，别说是没有做大官的，就是随便什么小官，也不配，好容易俺家里出了一个好孩子，你们不狗颠屁股的献些殷勤，反倒作践起来，可知道你们都是一班贱骨头，万劫不得翻身的。我同你们说开，从今后，你们不要到我大门里来，我也没有这些本家，咱们两罢开交。你们快滚到自己家里去，装 献尤夕 锄 0 痴 饫 倦 挥 心 忝 塹 淖 弧！ 贝 蠹 叶 际 瞧 叻 叩 模 褂 辛 礁 觶 父 丛 绫 徽 远 骸 杖 白。 蠹 矣 挚 纯 湊 栽 螭 い 赐 廊 艘 谎 疾 湟 膊 凰 担 还 茺

糯粩蠹冶愕剿媿埃盗司洹祆洗蠖嘈涣恕！闭裁螭ひ膊桓宜凳裁蠹皇欠(17)蠹乙膊
焕砩黄鸪己迂顺隼础U裁螭ひ诤竺妨萌菀渍跋艘疾润圆蛔。裁挥兴偷酱竺拧？

大家到了门外街上，一路谈谈讲讲，都气往上撞，道：“我们从前也就晓得这个女人泼辣，可不晓得这样，这可是领教过了。”又一个道：“他口口声声说他儿子是大官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一个道：“是周瞎子替他算命，恭维他的，他就当了真，你不看见贴在墙上的红贴子，就是命单。”赵友道道：“怪不得，他口口声声说儿子做大官，原来是周瞎子说的，真正是瞎话。”赵恩普道：“我也懂得些，这个八字，并不见好，恐怕没有甚么出息。”又一个道：“有出息也罢，无出息也罢，倒是这位奶奶，怎么五十多岁的人，还会养儿子，这可不是奇事么？”

又一个道：“这事怕靠不住，况且五十多岁的女人，生孩子一定艰难，听说这奶奶极是容易，一发动就生了下来，到了三天，奶奶已是满地乱跑，就算是他身子好，也还不至于此，况且一点奶没有，又安知不是那里抱来的呢？他别忙，我们慢慢的打听到破绽，我还要告他异姓乱宗呢！但是一样，我们今天约会一下，以后可是大家别上他的门了，要是有了凭据，我们大伙儿商议着办罢。”一路说着，到了三岔路口，各人分道去了。

如今单说赵泽长见奶奶把本家都骂跑了，心上也有点过意不去。正待数说，又怕奶奶蛮泛，只坐着不动。那知奶奶还不答应，又怪他不招呼孩子，如今是脸都吓黄了，可怎么好，这些混帐本家，以后可不许他们进来，况且我们又不靠着他，都是他靠着咱们，趁早割开，免得以后时常来纠缠。最可恨的，是那个小伙子，他竟同我顶撞起来，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，你想我们这大官大府人家，可容得这般东西到这里瞎闹么。一时数说个不了，赵泽长也是听一句，答应一句，等到奶奶说完了，后头又把桂森送了出来，奶奶去逗着他笑，泽长才招呼人，把厅上收拾了，心上也觉得很对不住本家，但是惧怕奶奶，也不敢去惹是招非。果然从这日起，就同这些本家断了。光阴如箭，却早又是三个年头，桂森已是十三岁了。一本《三字经》，刚刚念完，还是一半夹生的，因为泽长过于溺爱，每天到书房里，不过一点钟工夫，上了两句书，念过几遍，记得也好，不记得也好，就得放学。过上两日，不是头痛，就是脚痒，又搁下来，先生又不许多开口，怕得罪了东家，东家还是屡次招呼先生，叫他带松些，怕委曲了孩子。有时先生也对东家说过一二次，东家总说是命好，不在乎一定念书，到了时候，自己就会明白的，所以先生也就乐得消闲自在。一日赵泽长坐在家里，忽然长工进来说，有一个人要见你，赵泽长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长工道：“不晓得，问他姓什么，他也不肯说，说你大爷见了他，就晓得了。”赵泽长道：“是怎样的一个人？”长工道：“身上褴褛的很，同叫化子

也差不多。”赵泽长满肚子想不起这个人来，只得慢慢的踱了出去，走到门口，耳边只听见叫了一声大爷，泽长抬头仔细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。不知究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山穷水尽洪士仁犹作补牢心

喝雉呼驴赵桂森初试牧猪戏

却说赵泽长到了门口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洪士仁。只见他穿了一件蓝布大褂子，两肩上已补了两块，脚下一双鞋，也是只有两个鞋头，后半截都不见了。心上诧异的很，这几年是晓得洪士仁光景颇难，虽有几个亲戚朋友帮扶他点，能得几何，早已到手就尽，后来各处都闹翻了，没有人理他。他是酷信了周先生的话，游手好闲，一事不做，如今真是到了坐吃山空的时候了，相对之下，真觉得褴褛不堪。洪士仁早已迈步上来，作了一个大揖，嘴里道：“大爷，一向纳福。”泽长道：“托你的福，你一向可好？”洪士仁叹了一口气，也不再说话，就想往里走，赵泽长看见他想往里走，心中有点不受用，又想起周先生说他指日要发大财的，却也不好得罪他，忙扯他道：“我们在这里坐坐罢。”说着，长工早已搬过两条板凳来，赵泽长和洪士仁对面坐下，赵泽长道：“你怎样到了这个地步？”洪士仁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上了周瞎子的当了，周瞎子说我一定发横财，我想既是总要发财，我又何必去谋干别的事，所以这几年统没上进，过一年又一年，越弄越不像样了，现在家里不但是当光卖尽，连住的那间草房也卖了，如今住在马棚后头一个破棚子里，往后一天冷似一天，女人又病的很重，光景也怕不得好，我不但没钱吃药，连这一日两餐，都忙不到嘴，我是没有法了，才来找你老人家，可肯借几吊钱给我去抵挡几天，要如果真是发了横财，我加十倍还你。”赵泽长道：“是了是了，周先生原说的，你总要败到寸草不留的时候，才会发财，照你这说，大约也是时候了，你可又去见周先生么？”洪士仁道：“我去过几次，他还是这个话，我向他借钱，他说不是我不借给你，怕耽误了你的发财，你瞧这是什么话，要说是真发财呢，他为什么同我冷淡起来，要说是假的罢，我和他没有仇，他又何必拿我开怀呢！”赵泽长道：“他的命是不得错的，你别胡思乱想，你如今这个样子，谅来也不远了，我家爷爷从前，就是挖到了窖银，才成了人家，不定你也是这样罢！”洪士仁道：“那可好哩，我可是没有这个妄想了。周瞎子说，我甲午年一定发财，前年不是甲午么，几时有一点点子财气，后来去问他，他说是里面有凶神过将，是要移下二三年也不定，所以我想他前后的话，就有点不相信他。”赵泽长道：“人有不时祸福，说不定的。”一面站了起来道：“你请坐坐，我去去就来。”洪士仁道：“请便。”赵泽长一路走进来，盘算道：“周先生的命，是不错的，我就应酬

他几个钱，日后他总要感激我的，但是这个钱不便去向奶奶要，我床底下还有八吊钱，如今分一半给他，也算好了，他也没有说了。”想定主意，便到房里去了。

却说洪士仁见赵泽长进去，便在门口同长工攀谈，忽然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到门口来，张了一张，便跑进去，长工还喊道：“小爷，慢着，看跌倒了。”洪士仁道：“这是你家的小爷么？”长工道：“正是。我们这位小爷，将来不晓得怎样呢？大爷大奶奶，看的如无价之宝一般，长了这么大，也没出过门，外头的事，一件也不晓得，又不肯读书，大爷大奶奶是相信了周瞎子的话，又各事任他的性，现在的脾气，是坏透了。

各样的东西，只愁他不要，要是他要，除掉了天上的月亮，也总得想法子给他，即如有天吃了一个猪腰子，觉得好吃，便问是那儿的，他妈对他说了，算他记住了，过了几天，到后园子里去看猪，便要割他的腰子，多少人拗他不过，赶着去买了一副给他，他一定要现在猪身上割下来的，吵了个天翻地覆，没有法子，现去找了宰猪的，把猪宰了，挖出腰子给他，他才罢了。又是个夏天，猪肉又没去路，除掉大家吃了两顿，余下的都臭了。你想这是个甚么脾气呢！大爷还有时想管教他，无那奶奶又帮好了。大爷说了一句，奶奶到唠唠叨叨，说个几百句。”

正说着，赵泽长已走了出来，手里提着四吊钱，长工便走开，让泽长坐下，泽长便递给洪士仁道：“今天承你来找我，我本应该多应酬你点帮帮忙，但是你晓得的，大有大难小有小难，我这两年，庄稼收成也是平平，不能十二分宽裕，既你来说了，我无论如何，也只好尽我点心罢咧。你且拿回去用着，只些微不成意思罢了。”洪士仁连忙起来作揖道谢，接过来，搭在肩上，迳自回家。

一到家里，看见他的女人，哎唷哎唷，睡在床上，连忙问他怎么样，也不答腔，洪士仁没有法，便去找点柴枝，烧了点水，灌了几口，把这钱放在席子底下，又除了几十个下来，出去买了点干粮，忙忙的赶到周瞎子家，去请他推算推算女人的八字，会好不会好。正逢着周先生没事，洪士仁说了来意，周先生叫他报了一个字，却是卯字，周先生就大安流连速喜的背了一回，又道：“这个课，是个赤口，卦象很凶，且看三天内，没有变症，还有指望。”洪士仁道：“可有破解没有？”周先生道：“没有什么破解。”洪士仁只得走回家去，女人已是奄奄一息，两个眼珠，不住的往上翻。洪士仁没法，只得再烧水去灌他，那知嘴也不开，水不得下，弄了多时，竟是撒手而去。洪士仁大哭了一场，想想除掉了才借来的三吊几百文，此外一无所有，不如去向周瞎子借几个去罢，连忙又把几串钱塞在死尸身子底下，便一溜烟走到周先生家里，如此如彼的说了一遍，周先生道：“好好，看光景，你是真要发财了。”洪士仁呆了一呆

道：“我遭了这样事，发财不发财，且不必题，但是人死在床上，亦应该弄口薄皮子材装起来，发送出去，我是一文没有，所以求你念往日交情，借几个钱，我去办一办，等我缓过气来，我再还你罢。”周先生一听，不觉得满面通红，吱吱的半天，方才挣出话来道：“我一天到晚，忙着一张老婆嘴，说东说西，弄了几个大钱，只够一家子吃喝，那里会有多余钱借人哩。你可别怪，你是另外要去想个法子才好。”洪士仁道：“我但是有路，决不向你开口，咱们相共了这许多年，我几时同你麻烦过一次，不过现在是真没法子，才逼出这一着。你算我又是一定发财的，我发了财，还会赖你不成。”周先生道：“不是这个说法，我要多余总可以相商的，现在我自己也不够吃，我又有什么法子呢！要是说赖尤其是奇谈，莫说是几吊钱，就是几十吊，几百吊，我还怕你赖，你都会赖，天下没有不赖的了。”洪士仁道：“赖不赖且不说，但是今天你要不帮帮我，我怎么过得去，难道人死在床上，就由他去烂么？”周先生道：“不就这样罢，我每日用度，总在两吊钱光景，看今天生意，如果能多见几个；除掉两吊钱，此外统通借给你。”洪士仁道：“这真是急惊风，遇着慢郎中了。我家里死在床上，我如何等得及你呢！”

且万一你今天不到两吊钱，又怎么好呢？”周先生道：“那可没有法子，你还到别处去张罗张罗罢。要光靠我，我可是灯草拐，扶不起人的。”洪士仁看他光景，是不像的了，别着气站起就走。周先生又敷衍一句道：“坐坐，喝碗茶去。”洪士仁道：“什么事，人家心上乱的没一点主意，还有功夫喝你的茶呢。”

一迳扬长走回家内，又对着死尸哭子一回，想不出法子来，只好买张芦席卷卷罢，拿定主意，就往死尸身下去抽钱，那知那三吊几百钱，却是一文没有，这一惊真非同小可。

原来这个马棚是两头穿的，四面并无墙隔，又无门扇，洪士仁第二次哭他老婆的时候，惊动了人，有一个积年老扒手，刚走过来，却一眼看见洪士仁把几串钱，塞在死尸身下，就走了出去，这扒手等他去远了，走到死尸身边，扒了去，早已不知所往。此时洪士仁更是一片法子没有了，看看死尸，直僵僵地躺在床上，不由的又是着急，又是伤心，哭了一回，楞了一回，又暗恨道：“都是周瞎子混帐，好端端的咒我，要败的寸草不留，现在到了这个地步，他是坐在黄鹤楼上看翻船呢。我本来要早点找点事做做，也何至有今日，他又许我发财，又劝我听其自然，不可逆天行事，这才到了这个地步，我真是倒运。

周瞎子既不肯借我，又把赵泽长借我的钱丢了，我要不去找瞎子去，也还不至于丢呢。事到如今，败到寸草不留的话是灵了，但不知发财的话可有灵验没有？但是钱是丢了，人是死了，怎么好，怎么办？越想越急，真是泪出痛肠，不由的嚎陶大哭起来。有些走路的，问起情由，也代他难受，就有些好善的

，一百二百的凑了回，只凑了两吊多钱，催着他去买两条芦席，卷了卷，驼出城去，义地上埋了。

自此洪士仁，益发无有羁绊，马棚子也不住了，白日里各处走走，晚来就在古庙里存身，一件棉袍子，早已打了无数补钉，棉花露出来，也都发了黑色，一双套裤，也是挂一片，披一片的，此外一无所有。真是穿的在身上，吃的在肚里，又过了七八天，天气越冷，身上虽是瑟瑟的抖，无奈肚子更不挣气，饿的咕噜咕噜的乱叫，只得脱下棉袍子去当，当得几十个钱，两顿吃完了，又剥套裤去当，那就更不值钱，不过一顿也就完了，却当不得身上寒冷，肚里饥饿，身上只存了一件小褂子，一条破裤子，当无可当，卖无可卖，只好找了一根大大的打狗棒，捧着个大钵头，去干那卑田院的生活了。

如今且按下慢表，单说赵桂森仗着他爹娘怜爱，把个性子惯的越发坏了，渐渐的一年大似一年，又常听说街上热闹，便想上街去玩玩。刚刚这天出城隍会，桂森告知爹娘，要出去逛逛，赵泽长同奶奶就派了两个长工，两个妈子，同他出去走走，只不要走远。又抓了一大把钱，交长工带去，路上好买果子给他吃。桂森出得门来，此是生平第一次，觉得别有天地，心下大乐，一路上看见些卖东西的，又有那出戏法的，又有举石锁舞单刀的。并一切耍猴子玩把戏的，桂森觉得极为有趣。忽然一眼看见卖水果摊子上，有一个大红盘子，不由的心上发痒，连忙走上去，拿在手里，尽命往地上一丢，只听见豁喇一声，打个粉碎，桂森哈哈大笑。卖水果的看见大怒，一把拉住道：“做甚么，我不曾得罪你，你来作践我。”妈子同长工连忙赶过来认罪，说是“你大哥不晓得，这小哥是这样的脾气，你这个盘”话未说完，卖水果的更跳了起来道：“放你的大驴屁，他有这种脾气，家里玩去，如今砸我的，是我的东西，我这个东西，难道就让他白砸了么？”长工忙陪笑道：“别吵别吵，赔是自然赔你的，但不知你要若干钱，说了我们好去龇”卖水果的道：“多也不要你，你要赔就是二十吊，不就还我原物。”长工道：“二十吊也太多，赔你四吊钱罢。”卖水果的道：“不成，二十吊钱，我还是一个虚没要，况且照你说，也是个有钱的主儿，就多化两个，也不要紧，我拿了二十吊钱，我照样去办一个，通城里我还找不到呢。”长工又央告旁边看的人来说情，好容易赔了十二吊钱，长工就打发一个人回去取钱，桂森已是把脸也吓的雪白了，长工妈子亦不敢埋怨他，等了一回，取钱的来了，给了十二吊钱，方才起身。卖水果的还是满嘴叽咕，桂森亦同没有听见一样，但是经了这一吓，却也稍为收敛了点，又迤迤着走去，见东西就要买，两个妈子，两个长工，手里已是拿不了。忽然走到一个赌摊子前头，桂森便站住了脚，看见来了几个人，抓上一把钱，一回儿被那个摆摊子的收了去，有的照着他的数，赔他一把，桂森看了一回，心里奇怪，便问跟去的人

道：“这是什么玩意？”长工道：“这是赌钱，小爷真是没出来过，不曾看见。”桂森道：“为什么他拿了这个人的钱去赔那个人呢？”长工道：“他输了，就把他的钱收了来，那个赢了，就要赔他的。”桂森道：“怎么就晓得他输他赢呢？”长工道：“他是三颗骰子，耍两个一样，下余的一颗轮点子，哪个点子大，就哪个赢，你瞧这一把，不是两个二，一个四么，你看这个人，不是两个三，一个五么，这就是五的赢了。”桂森看了，果然不错，心中大喜，也要去赌一赌，无如长工带的钱都用完了，大家凑起来，不到二十个钱，压下去，一把赢了，桂森大喜，教他一齐放上，又掷一把，却是输了。

摆摊子的道：“对不住了。”就一齐收了回去，桂森道：“很有趣。”站住了，很看了一回，方才走到别处去，一直到天色将晚，方才回家，长工母子一齐送到后进，方才各散。

过了一日，桂森便叫人去买了几颗骰子，照样的玩起来，先前不过两个妈子，你押一文，我押二文，桂森没趣，又把长工唤进来，一连玩了三天，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了，便打听道：“除掉这个，还有别样玩法么？”长工道：“多哩，还有赶老羊，也好玩。”桂森叫他把里面的道理说明白了，又玩上三天，觉得也不过如此，便又无精打采起来，人家赌钱是要赢，他却是想输，他说输的滋味比赢得好。无奈长工妈子们，都没有大注，一天到晚不过输上二三百个钱，觉得无味。长工妈子们，见他没趣，只得变了法子，哄他玩。又过了几天，把这些打牌九、摇宝都会了，就又改了样子。又歇了六七天，桂森看他们总不肯多押，心里奇怪，不免问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没趣的很，这样好玩，为什么都不高兴，只放上三四个钱呢？”长工道：“小爷不知道，我们是赢得起，输不起的。”桂森道：“是什么缘故？”长工道：“我们一月，只有几个钱，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堆，都靠着吃饭穿衣，要是我们赢了，自然是极好的，倘或输了，这一家子不就喝西风么？”桂森皱着眉头道：“那可难了，那可难了，照你这样说，谁是输得起的呢？”长工道：“像小爷，你可是输得起的。”桂森道：“我自己输给我自己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此外呢？”长工道：“输得起的，要外头找就多了，就如咱这街上蒋四侉子家，城门口沈二棒槌家，布政司街韩胡子家，将军庙街杨秃子家，曲水亭陈老四家，按察使街卫跷脚家，这些人都是老大的家私，要是他们来赔你小爷玩，才好呢，是没有得说的了。”桂森听了大喜便想找这些人来赌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纵聚赌日趋下流延合婚再申前说

却说赵桂森听见长工说出许多不怕输钱的人来，满心欢喜，又忽然踌躇道：“他能输钱，是极好了，但是他如何肯到我家里来呢？”长工道：“这有个道理

，你小爷怎么不到他家去呢？

你小爷先去拜了他，他再来拜你，彼此熟了，自然是长来长往的了。”桂森听了点头，默默不语了一回，便叫把摊子收了不赌，回到房里去睡了一夜。

次日起来，便同爹娘说，要出去玩耍，赵泽长只得又叫长工跟了出去。这一趟，桂森也不买东西，也不打红碗，一径叫长工同到先说的那几处去拜望，也有见的，也有不见的，都是一班小爷，出来陪着，也有比桂森大一二岁，也有小一二岁，说笑了一回，便依着旧路回到家里，对他爹娘说是去拜朋友。

赵泽长问是什么人，桂森又说不上来，还是长工进来说了一遍。

只见赵泽长皱了一皱眉头，也就罢了。当晚各散，果然不到几天，蒋家的儿子叫蒋珍，沈家的儿子叫沈清，又一个叫沈诚，韩家的儿子韩有德，侄儿韩百福，杨家的外甥朱子桂，陈老四的儿子阵喜官，都先后陆续来回看。奶奶听见，早就叫人预备点心，又买些果子，叫各人的跟人带回。从此以后，不是你来，便是我往，更没有工夫念书了。到了过年的时候，桂森便于大年初一这一天，先到各家去拜年，又约定初二在家恭候。到初二这一天，大家都到桂森家里来了，谈了一回闲话，就说起耍钱的话来，大家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，晓得什么，无不兴高采烈，当时搭开桌子，就在赵家赌了一天。桂森赢了百十吊钱，因此格外得了趣，又因他们都是大主码，不是一吊，就是八百，比起那班长工，自然是大不相同了。从此便你约我，我约你，不是你到我家，便是我到你家，一天一天的，早已到了灯节过后，那班人也有去上学的，也有被爹娘管住，不许出来的。只有个朱子桂无拘无束，刚刚他母舅又出了远门，益发肆无忌惮，恋着赌里的趣味，还是天天往赵家跑。看见冷落了许多，手里发痒，便撺掇着桂森开赌，不拘什么人，都可以来摇来押。桂森问了仔细的情形，便进去对赵泽长说，要在西园里开赌的话，赵泽长大不愿意道：“开赌的人，不过想弄两个钱养家活口，我们偌大家私，吃的有，穿的有，又不要你去弄钱养家，正好安心念书，又何必去干这个营生呢？”桂森道：“不过闷得慌，借此消遣消遣，哪里想弄人的钱，况且我是最不喜欢赢人家的。”

泽长道：“可又来，既不想赢人家，又何必无缘无故把家私大把去送人呢？况且这是犯法的事，官府出了告示禁止的，我们虽不怎么样，却历来奉公守法，这是万万不能，我不许，我看你越闹越不像样了。”桂森看见话不投机，也不再说什么，便去架耸他娘。奶奶只图儿子欢喜，没有不答应的，早已一口应承。

桂森说：“爹爹不答应，怎么好呢？”奶奶道：“他是老糊涂了，什么大事，也值当不肯，你尽管去，有我哩。”桂森大喜，忙忙三脚两步，走了出来，与子桂商议叫人。奶奶便来与泽长说知，泽长道：“你也来混闹了，这开赌是犯法

的事，断乎不好。”

奶奶听了，便摆出满面不愿意的样子来道：“这里离城远，又在城外，那官的耳目，也不晓得这样远，这是一层。再者我的儿子，亦是要做大官的，俗语说的好，官官相护，难道历城县，就没有一点情分么？这又是一层。况且人家有钱，既不是偷的，又不是摸的，爱怎样，就怎样，难道毛厕里的事，都要地方官来管么？”泽长道：“这宗名气太坏，传到外边去，说是赵家开赌，咱又是个有家，那些地保差役，都要来讹诈的，那可真是弄出大事来呢？”奶奶道：“什么大事小事，要真是他们来讹诈，只要叫儿子去对县里说声，就完了。”泽长道：“你更是混说，县里岂是容易见的。”奶奶道：“难道同寅去拜他，也是不见？”泽长道：“同寅是官，官拜官自然是请见的了。”奶奶道：“难道我儿子不是官，要不是官，周先生不是瞎说了吗？”

泽长道：“你就是这样，开口是官，闭口是官，难道孩子现在就可以戴着大红顶子出去么？”奶奶道：“讲什么穷理，胡乱玩几天，再说罢。这几天也不会马上出事。”泽长道：“那也难说，你晓得我们家里，近来得罪的人多，这个风声，是要传扬开去”奶奶心里很不耐烦道：“我不相信，我已经答应了，且过个三天五天再说罢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可是不依。”赵泽长最怕奶奶，今日被他纠缠不过，只有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罢罢，好好。”奶奶也晓得赌博不是正经事，只为儿子欢喜，便也无法，又同泽长辩说了多时，自己也晓得是强辞夺理，又想敷衍几句，忽然笑了一笑道：“可是呢，周先生说的，咱儿子也该中举点翰林了。”赵泽长摇摇头道：“不像不像，这些话我是慢慢的有点不相信了。”奶奶道：“怎么忽然不相信了呢？”泽长道：“中举点翰林，是要肚子里通通的，会做会写，像桂森这样不好生念书，又不会写，又不会做，况且今年已是十五岁了，明年就要中举，这一年的工夫，怎会到了这样地步！况周先生算的命，灵的固然不少，也有不灵的，就如他说，洪士仁要发财的，并且不远，这句话还是养桂森那年算的，这几年洪士仁到下街做叫化子了，所以我现在很有点不相信。”奶奶道：“你真是瞎说，叫化子一样能得横财，只要洪士仁一天不死，就不能断定他不会发财，从前我也曾听见你说过的，他总得做了叫化子，才会发财呢！你怎么倒忘记了？你也不想想你那年五十岁上望儿子，急的像什么似的，他来算命，就一口断定，你五十一岁上得子，那时候不但你不相信，我也不相信，可巧第二年真添了孩子，可不真是个活神仙，你如今又忽然不相信起来，真是老糊涂了。”泽长道：“说起这事真怪，我看桂森，也不像我，也不像你。”奶奶笑道：“真是奇谈，要像你，就是个老头子，要像我就是个老婆子，他们做大官大府的，自然有一种相貌主贵，要是像你像我，咱不也成了大官大府吗？”泽长道：“相貌却也不见好。”奶奶道：“你又几时会相面，你又怎样晓得

他不好。”泽长道：“我是不懂相，我看他声音举动一切，就同西街上卖豆腐的闵老二是一个样子。那闵老二又何尝发迹，不过是个卖豆腐的罢咧。”

奶奶猛听了这一句，不由的满面通红，心里突突的乱跳，嘴里连一点唾沫都没有了，噤了一回，定了定神，才挣出一句话来道：“天下人的相貌，也有一样的，只要一两处不同，他的贵贱就在那上头分出来，这也不足为奇。况且他的奶妈就是闵家的外甥女，常言说得好，外甥不脱舅家相，吃了他外甥的奶，自然也有点像他了。到是这些事暂且搁起，今年正月里，很有两家来提亲，都说的姑娘怎样能干，怎样体面，我也没会过，我把八字都开了来，一个是属虎的，四月十九日辰时生，一个是属羊的，十二月二十八日亥时生，两家人的家私，也同我们差不多。你道是谁，一个就是明湖边上吕晓芙家第二位姑娘，一个就是按察使街张师竹家第四位姑娘，张家光景稍为差些，你道哪家好？”泽长道：“两家都好，随你拣哪家罢。”奶奶道：“我想我们见识不远，好在有了八字，不如请周先生合一合，哪一位好，就哪一家，你道怎样？”泽长道：“也好。”

奶奶又道：“我又想起一桩事来，几时门口有路过的先生，我去找一个来，再替桂森算算，看他说什么，要同周先生差的远，或者还有讲究，要差不多，那周先生的命，就不会错了。再教他把两个八字合一合，然后再请周先生去合，你道如何？”泽长道：“可以可以，就这样办罢。”刚刚说着，早听见大门外边铛的一声，奶奶听见，连忙跨了出来，喊了妈妈，叫他到跟前，对他说了几句话，却说的很低，又嘱咐不要弄错，妈妈点头道：“晓得。”便走了出去。

奶奶站在台阶上，等不到一刻，妈妈同了一个瞎子进来，领到房里坐下。奶奶便报了桂森的八字，又叫泽长来听，果然算的同周先生差不多，又叫他合婚，算的却是属羊的好些，当时打发了卦钱，妈妈同着出去，奶奶便同赵泽长道：“你这可不用疑心了。”正说着，前天那个做媒的媒婆子早已进来，笑着道：“奶奶好。”奶奶赶忙让坐，泽长便走了出去，奶奶同媒婆子说了一回，奶奶就对他说：“明天听信罢。”媒婆子还要到别家去说亲，坐了一坐，便走了。奶奶就招呼去请周先生，等到晚上周先生来了，报过两个女八字，周先生推算了一回道：“这两个命，一个属寅，寅是虎，令郎的八字，是属羊的，这个叫做羊入虎口，万万不可做这门亲；那一位属羊的，十九岁一重飞来伤官，最为凶险，况且命里带着桃花，又兼是个铁扫帚的命，主于不得兴旺人家，这两命均不足取，另拣为高。”

奶奶道：“到底还是周先生爽快，昨天有一位先生，他说属羊的可用，我就不大相信，幸亏周先生指点明白。”当时又把桂森的命同流年，重新推排了一回，周先生道：“今年流年平常，主于小有口舌是非，不为大害，到下半年就好了

。明年又有科场，我是一定要吃喜酒的了。”话未说完，赵泽长已打房里走了出来，寒暄了几句，便道：“这个喜酒，怕你吃不到。”周先生道：“什么缘故？”赵泽长道：“他又不用功，也不好好念书，怎样下场去呢？”周先生道：“这有一个道理，人家说的，凡是发科发甲的，有五件事，念书是末了一件事，哪五件事呢，第一是命，第二是运，第三是风水，第四是阴功，第五是读书，像你令郎的命，是顶好的了，那就占子第一样，运气过了今年，也是极好，又占了第二样，你们府上，照现在的光景，风水是没得说了，这又占了第三样，阴功一层，你大爷修桥补路，救济贫穷，光说是上街一走，打发叫化子，也得五六十个钱，这又占了第四样，四样都占全了，就是不读书，也会中的，何况令郎也念过几年书哩。”赵泽长道：“书没念通，他进场去，做些什么呢？”周先生道：“这句话叫做场中莫论文，你别急，明年的喜酒，是一准要奉扰的了。”赵泽长道：“只要能灵，还有什么话说呢？”周先生道：“要是不灵，你罚我，你罚我，瞎子变成亮子。”泽长老夫妻两个同他攀谈了好一回，才打发车子送他回去。

到了第二日，西园里果是摆了一张桌子，十几条板凳子，茶壶、茶碗、水烟、香火、鸦片烟灯零零碎碎的，都已收拾停当，朱子桂一早就过来，帮着收拾好了，到了饭后，来了十七八个人，赌了半天，桂森除提出头钱弥补不够，还输了八十吊钱。朱子桂赢了二十两银子，当晚各散。次日到的人就稍多了，都是桂森坐上首，摇的是长庄，自早至晚不下庄的，庄风一倒，没有一盘不被人猜到，都是输的大注子，不到上灯，已输下六百多吊，朱子桂看见，暗想不好，要是一下子弄怕了他，明天不来，便无事做了，就走上前来同桂森耳语了几句，桂森便假做出恭，走了进去。朱子桂接过去摇，到晚赢了四百吊钱，除掉朱子桂平分了二百吊，还剩二百吊，就弥补桂森输的钱，还输去四百吊。有些贪图长主顾的，说是拿来拿去的费事，便开了一个摺子，说定十天一算。赵泽长坐在家，十分发烦，也不理他，只把自己的钱柜锁好，摸了一根拐棒扶着，带了一个人，跟着上街去走走，活动活动筋骨。

刚离开大门不远，早看见一个要饭的，满腿的脓血，坐在地下，用两手抓着爬，身上披着一条破席子，遮了下身，浑身是青一块，紫一块的，满嘴里哼声不绝，身旁一个破碗，一根竹竿，算是打狗棒。赵泽长也不在意，走了过去，不到四五步，忽听见有人喊道：“赵大爷，不认得我了？”泽长听见，回头一看，并没有人喊他，那个叫化子已是站了起来，泽长仔细一看，还有点认得，仿佛是洪士仁，又仔细辨认，那叫化子早已走了过来，看明白了，果然是洪士仁。泽长不禁的哎哟道：“你如何到了这个地位？”洪士仁道：“一言难尽，都是周瞎子那个王八蛋害我的，他哄我，说我要发财，又说我要败到寸草不留

，才能发财，又劝我不要谋干，我因深信了他的话，有多少好机会，好赚钱的事，都没去做，弄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也不知财从哪里发起，我现在可算是寸草不留了，我找他，他不叫我进去。有一天我气急了，硬闯进去，他又去找了叫化子头来，把我揪住，打了一大顿，头也打破了，腿也打断了，后来进了风，又肿了起来，现在正在溃烂，寸步难行，到弄的要饭也没处要了。你说这瞎子可是瞎毒不瞎毒呢？我是捱一天，算一天，要是有天腿好了，我活的也不耐烦了，我就去同他拼了命罢，也省得受这些零碎罪。大爷，你一向好，你的大相公，可好？算起来，可也该到了中举的时候了。咱从前见面的时候，转眼已是十几年，你做了指日的老太爷，这可真是堪回首了。”

泽长听他说完，又听见恭维他自己做指日的老太爷，不禁叹了口气，跺了跺脚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你上了他的当，我也是上他的当了。这个话长，也无从告诉你，我今天出来，是闲走走的，却没有带多少钱。”一头说，一头把钱搭连倒出来，不过四十多文，一齐交给洪士仁道：“你先用着罢，我出来时再给你点，你可别到我门上去，我的儿子，现在闹的不像样子了，你腿上的疮，可得赶快弄好了，就是去讨饭，也便当些。街南头仁寿堂里王先生有好药，你何不去讨点擦擦就好了。”洪士仁道：“他虽说是为贫穷人施药，却是为富贵人施药，贫穷人尚且沾不到光，何况我是讨饭的呢？”赵泽长道：“不妨，你跟我来。”说罢就走。洪士仁在后，也一瘸一瘸的跟了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高谈命理王先生别具会心

漏泄春光赵员外一朝撒手

却说洪士仁跟着赵泽长走到仁寿堂门口，赵泽长便叫他站住了，自己踱了进去，早有伙计们正在柜台里，招呼道：“大爷，你老人家好呀！”赵泽长连忙道：“托福托福，诸位都好。

王先生在家里么？”伙计道：“在家，大爷里面坐罢。”话未说完，王先生已掀着帘子走出来道：“大爷，什么高兴，出来走走？”泽长道：“我闷不过，出来走动走动，活活筋骨。”王先生便让着里面坐，赵泽长道：“我向你要点药。”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洪士仁又捱进了一两步，柜上早已吆喝他出去，又掷下一个小钱，洪士仁因为要求药，也不理他们，钱也不拾，且呆呆的站着，赵泽长听见，忙向柜上人道：“莫吵，我同他来求点药的，我看他腿上烂的走不动路，是我可怜他，所以带来求王先生给他点药敷敷就好了，就是讨饭，一天亦可以多走几家。”王先生听见说要药，颇有难色，勉强道：“这个人是自己作孽，应分自己受的，我们医好他，岂不是逆天行事么？我劝大爷，你不管这闲事

罢。多舍他三四个钱，赶他走罢。”赵泽长道：“并不是我多事，因为这个人，我一向认得他，所以冒冒失失同他来的，既是王先生不肯白舍，该几个钱，我送过来就是了。”王先生才颜色和霁道：“依遵依遵。”忙到房里取了两个瓶子，倒了少许，包在纸包，隔着柜台丢了出来，叫他用自己唾沫化了敷上，分三次用，药完病好。洪士仁打地上捡起，谢了赵泽长，一迳去了。

王先生才同赵泽长坐到房里去谈了一回，又说起洪士仁从前光景也还勉强，几年工夫，坐吃山空，家里又遭了事，弄到这步田地，亦就可怜的很。王先生道：“我也听见人说，这个人成日里东游西荡，不做事，把家里的东西，吃一样，卖一样，后来弄到当无可当，卖无可卖，才下了街。照他年轻小伙子，什么事不可做，要弄到这样？”赵泽长叹气道：“哪里是他不好，全是听了周瞎子的话，周瞎子说他要发财，必要败完了，才能够发迹，因此终日游荡，一事不做，弄到今日，财也不知从何处发起，他再去问瞎子，瞎子非但不理他，倒反找了丐头，拿他去狠打了一顿，这个疮就是打伤了，受了风烂起来的。”王先生道：“真是呆鸟瞎子的话如何能相信的，偶然也有说着一二句的时候，可是不能作准，况这些瞎子们，也有生下来瞎的，也有半路上瞎的，没有事做，就学了这个门道，专门骗人，子平一道，本来就靠不住，我是从来不信，再加些瞎子的胡说野扯，越发弄得没有影了。我听说凡是人家去算命，他本有一个换他的人，他虽是瞎子，那个人不瞎，早就见了这个人家的样子，就随时递个暗号过来，他的暗号极多，我们一时也记不清，我还记得黄举人家算命，有人递个暗号，叫做斗，我也不知道，后来瞎子说的话，便不大很错，我打听人家，什么叫斗，也没人晓得，后来还是他们同行里，漏了出来，说斗就是举人。再问他别的，他又不肯说了。他们接到一个八字，先把指头掐了一回，要是年轻的人，他就把这个时辰，分成上三刻，中三刻，下三刻，泡你的话，或是先克父后克母，是上三刻，或是先克母后克父，是下三刻，或是父母俱全，是中三刻，等到你自己对他说了，他是已经有了一分约摸了。再泡你这个八字，要应分是克妻的，须得小配，或是大配，要是两硬，也可以免，等你对他说了，他是已经有二分约摸了。再泡你弟兄得力不得力，应分这八字，只可几位弟兄，现在到底有了几位，再等你说过，他是已经有三分约摸了。再泡你子孙，应该先花后果，或是先果后花，或是早子，或是晚子，要是说你晚子，你到已经有了，他就说也要成房过继，要是说是多子，你说没有，他就说你妻命所关，等把这个再弄清，他便有四分约摸了。再泡你这个八字，应该读书，可读书没有，要是读书的，他便许他进学中举，要不读书的，他便许他经商发财，等到这个再弄清，他更有了一半约摸了，其余的也无非是这样玩法。再就推算流年，不是双月不利，就是单月不利，遂要问你见过灾星没有

，末后说到寿元，更是一无凭据的了。我想那长毛造反的时候，官兵长毛打起仗来，一天也得死个几千，或是几百，难道这些人都是注定这一天死的，要是预先叫瞎子算算，就怕他一个也说不准。况且还有一层，古人说的话，一天十二个时辰，算他生十二个人，一月不过三百六十个人，一年不过四千三百二十个人，十年不过四万三千二百个人，六十年不过二十五万九千多人，再加上闰月，就算他三十万人，此外都是同命的了。不渡故且桓龔盜嫠復兆剂耸背饺不渡剑故呛锺康拇蚩(7)不渡兀？

我还听见说，这生儿子的事，尤其不相干，也有女人不会生的，也有男人不会生的，与命更不相干，连本人都不晓得清楚，怎么瞎子会先晓得呢？可见这个更不可靠了。周瞎子的玩意多着哩，他还会上天表，设坛求寿，全是一派的瞎话。他有这个本事，何不求求把自己眼睛变个好的呢？西门里有一位刘师爷，找他算过命，他说他不好，刘师爷说，我去下场会中不会中？

他说断断不得中，还有灾晦，顶好是拣个日子，祈祷一下子，求求天，他再去步罡踏斗，把他八字里星度去移移，非但灾去福生，这中举，也还有几许之望。刘师爷这个人，是什么书没有念过，也不信他的话，仍旧还去下场，出过榜，却高高的中了。就有人对他说，他还不信，等到刘师爷回来开贺，他才晓得，才闭了嘴不作声了。有人问他怎样会不灵，他没了的说了，就说他时辰不准，这是一次。还有一个寡居媳妇，也不知是什么人家，去找他算命，这女人是报过八字，一口不开，周瞎子泡不出话来，急了，估量着准是望生儿子的事，便一口许他三四年内，要连生贵子，被这个寡妇刷了好几个巴掌。又有一回，是我隔壁里史妈妈家的儿子出门多年，忽然有一年多没信，史妈妈急了，找他算命，他说人是没有了。史妈妈又把自己的给他算，他说是今年命里，已注定克子。又把媳妇的命给他算，他说是今年注定克夫，史妈妈可也就当了真了，回家来，足足哭了一天一夜。哪晓不到三天，儿子回来了，问起情由，是因为收账耽搁了日子，当时就要去择他的招牌，倒是史妈妈看的开，劝住了，这都是周瞎子的典故。最可恶的，这瞎子，是没有一样不敢做，我听说是西街上卖豆腐的闵老二，养过一个孩子，怕养不活，要送给人家，周瞎子晓得了，就来对他说，你要送人，我有一个好地方送，你却不可去认，要是那边晓得了，退了回来，你我都不得了，你要是一直不开口，还保你一世不愁衣食，闵老二自然愿意，后来不知下文是怎样。这几年闵老二丰衣足食，豆腐也不卖了，人家问他儿子，他说是没了，你看这瞎子鬼不鬼哩。”赵泽长先听他说的话，很有意思，不住的点头，后来听见说到闵老二一层，不觉心上热血上冲，头上嚶的一声，魂灵儿不知飞到哪里去了，暗暗忖道：“要这样说，岂不是我家么？我原奇怪桂森的模样，过于像闵老二，原来果然是他的种，这如何是好？一

时间不得主意，脸上的颜色也变了，头上的汗珠子早已滚了出来，却是呆呆的一语不发。王先生又说了一回，赵泽长却是一语不曾听见，只管呆着出神，王先生看他样子不对，忙道：“今天走多了路，想是吃力了，床上睡一睡罢！”连说了两遍，泽长刚回过来，勉强的笑了一笑道：“真正人老珠黄不值钱，走了这点点路，果然就吃力起来，我也要回去睡中觉呢。”说着，便站了起来，哪知两腿竟如几千斤重，心上想叫他走，无那是差遣不动，只得又坐了下来，托王先生出去招呼长工，快回去放了小车子来。王先生连忙招呼出去，心里却也有些忐忑，暗道：高高兴兴的怎么忽然就这样，莫非闵老二的儿子就在他家么？肚子里盘算子一回，恍然大悟，暗道：该死该死，说话真不留心，他回去要叨蹬出来，我怎样再与他家来往呢？想了一会，又凑着赵泽长道：“我们刚才谈的闵老二的儿子，那一层话，就是城里孟家，你回去不可对别人说。”在王先生的意思，是借此解解他的疑团的。赵泽长满肚心事，却也并未听清，看见王先生朝他说话，他便朝他点头，算是应酬他的意思。

不多一刻，车子来了，王先生叫人扶着赵泽长出来上车，自己亲送到大门口，看他上车。赵泽长仍是呆呆的，一语不发，连柜台上伙计招呼他，也没听见，上了车，长工推了就走，几个转弯，已到了大门口。赵泽长忽然心里明白起来，下了车，也不要人扶，摸着了那个拐杖，往里就走。赵桂森正在那里青龙白虎呢，赵泽长一直跑到西院里，举起拐杖往桂森当头就打，桂森连忙躲开，泽长又用拐杖往桌子上一扫，把宝盆宝盅，都打掉，跌在地下，跌得粉碎，口里只骂得一句杂种，又呼呼地喘了两口气，早已软瘫在地下了。

却好奶奶一片声骂着走了出来，原来是赵桂森看见泽长来势凶恶，一溜烟进去告诉奶奶，奶奶大怒，摸了一个门闩，跑了出来，嘴里还骂着道：“我同这老不死的拼了罢。”及至一脚迈进房门，早一眼看见赵泽长睡在地下，两三人架不起来，脸似淡金，唇如白纸，奶奶也软了下来，忙道：“怎么着，是不是打人累着了？”长工道：“奶奶快来帮着扶进去罢。”奶奶用手一摸，脸上是飞热的，两手是冰冷的，奶奶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会成这个样？”长工道：“怕是中了邪，这里总不好，还是搀进去的好。”当时那些赌钱的，见不是路，早已溜了一半，也有一半在这里帮忙，把泽长扶起来，抱到里边床上放倒，一面去请医生，一面去请周先生来算算，怕是冲犯了什么邪祟。

不一刻，医生到了，进去诊了脉，皱着眉头出来，道：“肝脉已见绝症，不知是什么事，气伤了心，必须排解过去，方能下药，要照这样，怕三天捱不过去了。”奶奶大惊，忽见门口又同了周瞎子进来，奶奶便告诉了他病的样子，叫他推算，周先生说是用十张黄纸送在西南方十步外推送，就可望好了。那晓得赵泽长的样子，是上气不接下气的，心里却明白，耳朵却听见，听见周瞎子在

那里占卦，早一骨碌由床上跳了起来，摸到了拐杖，飞奔出来，奶奶同佣人死命拦住，赵泽长舌头是大了，说不出话，只把两个眼睛，下死的瞪着周瞎子，忽然又一纵起来，也奇怪，真是力大无穷，两三个人拉他不住，早已抢到周先生面前，举起拐杖，劈头就打。长工等急急进来帮着拦住，赵泽长早已喘了一口气，往后就倒，奶奶同长工急来抢时，早已断了气了。周瞎子被他打了两下，正待发作，忽听说是没气了，也吃了一吓，连忙道：“你们快扶起来，掐住人中，叫叫，我赶紧回去查查书就来。”说着就趁着人乱时，摸了出来，也没坐车子，叫跟来的人，扶着跑回去了。

这里救了一回，已是无用，奶奶就大哭起来，又去叫桂森，桂森正为着主码未齐，摇了一宝，尚未开看，又耽搁了一回，才进来，也嚎了几声。外面的赌客，早已一哄而散。奶奶便叫人找了大管事的去买棺材，长工道：“本家里可要送信？”奶奶道：“我不稀罕。”长工道：“报是要报的，来不来由他罢。”

奶奶也没得说，桂森却是一样不管，等到棺殓过了，停在外间，择日出殡，日子也是周先生拣的，本家却是一人没来。开吊的这一天，连陪拜的也没有，奶奶又很骂了一回，又道：“我儿子做了官，我看他们这些混帐东西，拿什么脸来见我。到那时节，还要重重的办他们一办，他们才晓得惧怕哩。”

却说桂森等着送过殡回来，依旧在西园里开赌，夜以继日，不到两个月早已输了二千多吊，奶奶也有点心痛，只是不肯出口，天天照付出去，人家晓得赵家赌的爽快，传说开去，来的越聚越多，慢慢的早闹到历城县耳朵里去了。这天刚刚是四月十九晚上，三更多天，桂森正在兴高采烈，忽听得门上一声喊，早撞进几十个做公的，不由分说，见一个，拿一个，桂森大惊，想往后面跑进去，早被一个黄脸的，揪翻了，一时人声鼎沸，也有打人丛里溜掉的，跑不掉的，都是辫子对辫子，结了起来。

一个人服侍三个，又有人进来，收了桌上的赌具，把这一干人拖到门口，看见马踏子上，坐了一个戴顶子穿靴子的老爷，嘴里撇着京腔道：“都齐了没有？”差人回道：“都齐了。”官道：“带回衙门去过堂。”又打手里发下一张封皮，意思想要封门的样子，差人又跪下禀道：“后面还有许多女人住着哩。”官也没说什么，当即上了轿，带了拿到的人，灯笼火把，照耀着回城去了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一霎魂飞洪士仁逞凶自首

全家星散赵桂森被逐归宗

却说奶奶在后面，听见官来捉赌，只吓得浑身乱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还是妈妈有见识，急道：“奶奶别哭，这事怕还要封门哩。我去找个人，想个法

子，现在壮班头，是我的本家兄弟，不知同来没有，等我去望望，如果是同来的，我去重托托他看。”说着就出去了，不多一会进来道：“房子是不封了，小爷被他们拿进城去了。”奶奶大惊，急忙叫人去打听，无奈城门已闭，不得进去，奶奶急得似热锅上蚂蚁一样，心里又是急，又是痛，只哭了一个不得了。天明不多时，正打算再叫人进城去问信，猛看见桂森走了进来，奶奶一眼看见，如获至宝一般，忙忙的一把拉住，抱在怀里，眼泪便如断线的珍珠一般，只咽着说道：“儿呀，你受了吓么？”桂森挣扎立起来道：“没事，别的人都打了枷了，惟独我只要出三千吊钱，修理文庙，三天里缴进去，便无事了。”奶奶道：“还好还好，到底古人说的，官官相互是不错的。但是家里一下子，要三千吊钱，却拿不出，且去把大管事的找了来，再说罢。”桂森道：“快去快去，今天是第一天，后天就要缴上的。”奶奶便叫人赶紧去请了大管事的来，告诉了备细，大管事的推三诿四的说没有，后来讲明，把那所店面房子，押了三千吊钱用，方才落局。

原来大管事的在城里天宝银楼住，这店是五万银子的本钱，一年到头，除了开销，每年总余两万银子，生意很过得去。

这几天里，桂森输了钱，前后已支过五六千吊，早已除了货外，没有堆放在家的现钱，再若平空提了三千，还要供给以后的挥霍，通扯起来，怕保不住本。大管事多年的老手，也不肯失落体面，因此早就怀了告退不干的意思，等到官事已过，便来对奶奶告辞，奶奶也不晓轻重，就答应了。桂森听见有这个路子，便对奶奶说，要住在店里去监察他们，奶奶生怕他在家空闲惹事，也说很好，大管事的便同着桂森前去交代，从此桂森便在天宝银楼住了下来。哪晓得同赌的一班人，枷号满日，放出来，都到赵家来吵闹，又去了一大宗银子；接着又是差役书吏，也来诈了二三百吊去，接二连三，手头亦日见拮据起来了。到了烦闷的时候，便把周先生算的命，背诵一遍，亦是自慰自宽的意思。并时常噉噉喳喳的自言自语道：“不会不灵罢。”又猛然大声道：“神仙的话，那会不灵。”自己如醉如痴的，却一时也委决不下。

如今单说桂森住了天宝银楼，要赌也没有人手，只得搁起，无奈他生心浮动，不耐久坐，就有几个刁滑的伙计，看出来，想趁空淘摸他几个，就腾出空来，同他去上街游玩。先前不过是在曲水亭喝碗茶，慢慢的就引到花丛里去了。桂森得了滋味，便镇日不回店，今日一张条子来付钱，明日一张条子来付银子，自从桂森进店，到年底，算是五个多月，倒亏空了三万多两。

固然是桂森提用了些，同事们又干没了些，兼之本钱不敷周折，格外吃亏。到了新年，二把手的总头，便请东家添本。桂森忙回家对他娘说，这店的好运已过，不如盘给人家罢。奶奶也不大晓得外边的事，便问他能卖多少钱，桂

森道，“我去商议着办罢。”当日就来回复了二把手的总头，叫他另外招股招替

。二把手的总头就同各同事盘了他的，议明货色作价一万两，六折付现，此外生财家伙及房屋等项，共作银一万七千两，除掉房子抵出去赎价，下余统共总算二万银子，分正四两个月交清。

中人费用，是一共五百两整。同赵桂森付给现钱，三面言明，立了纸笔，赵桂森收了一张万两的银票，划成些小票，以便零用，即日把铺盖搬到倪家小么处去。手里有了银子胆子益发壮了。从来说的，娼妓人家，是填不满的无底洞，到了第二期取银子的时候，头一期的银子，所余不到一千两了，桂森也不在意，还是到手辄尽，城里城外，没有一个不晓得是赵家的败子。

奶奶也有点风闻，却还不以事。转眼秋天来了，人家报举人的，都热闹得很，未免触动了她的心事，便坐了车往周瞎子家去，要他推算为什么今年不中？刚刚到得周瞎子门口，只见门口搭了一个篷子，篷子底下设了一张桌子，挂着桌围，又摆了一把椅子，还有几个戴大帽子的人。奶奶对车夫道：“你看这又不晓得是那一家上匾呢？”长工沉吟了一回道：“这样子不对，奶奶先别动，我去打听打听看。”去不一刻回来道：“奶奶快走罢，周先生死了。他的事，我到路上慢慢的告诉你罢，这里历城县就快到哩。”奶奶吃了一吓，连忙坐上车去，长工推着就走，一路上告诉她说，是洪士仁把他戳死了，一同到县里报了案，所以历城县就要来相验哩。奶奶口里不言，心里暗想道，周先生算命多年，连自己的横死，都没算出，这个算命的本事，也就有限了。

一路上心里很不是味，到了自家门口，只见有一个老妈子，坐在板凳上，奶奶一看，原来就是替他抱孩子的那一个人，奶奶心上又是一惊，连忙让进去问她来意。原来闵老老死了，没有装殓，想来支几十吊钱，奶奶不敢不应，便挪凑了，如数付给。妈妈走了，奶奶才放下心，转眼到了收租的时候，年年是如期交纳，独有今年，等到十月里，却没有人来交租，奶奶只得叫人去催，催的人也不回来了。奶奶十分心焦，捱了好几天，长工才回来了两个人，奶奶问起缘故，原来被桂森早已抵卖出去，用了一个干净。奶奶到这个时候，也熬不住了，又见周先生算的命不灵，心里又是忿恨，又是懊悔，还不晓得桂森在外边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便有的没的来打听长工，起初长工也不肯尽情倾吐，后来被奶奶纠缠不过，只得一一说了。奶奶又气又恨，从此把那期望爱惜的心，都丢到东洋大海去了。又想道：这个东西，现在管是管不下来的了，照他们说，现在就是这住宅一所，此外均已改了姓。照他这样玩法，不到一两年，便是干干净净，到那时候，我还要同他去讨饭，我丰衣足食，五六十年，要临老弄成这个样子，岂不被人笑煞，越想越难，越想越气，从此便如一块石头

，搁在心上，日里吃不下，晚上睡不着。桂森有时回来，看见奶奶那种咬牙切齿的样子，索性不回来了。奶奶从此便觉得有了病，然而心还没有死，或者桂森回心转意，学起好来，将来亦还有点依靠。存了这个念头，就慢慢的又回了点心。

这日刚是十二月十五日，只见桂森同了一个鲜衣华服的人来，走到里面，指手画脚的说，又是前面有场子，后面有菜院，尽说的这房子上的事，奶奶在里间听清，也还估不透是什么事，忙着赶出来问，桂森已走了出去。那个人还是东张西望的，看见奶奶出来，也就出去了。奶奶愈觉疑心，等他们走过，忙着贴身的一个宋妈妈出去打听，原来是年关在迩，桂森没有钱用，把这个住宅也押给诸府里了。妈妈回来说过，奶奶这会却是一些气也没有了。冷笑了几声，又用手狠狠的把自己的嘴巴打了几下，骂道：“老不死的，你莫非真的要等着下街讨饭吗？”

大家看他情形，真是气伤了心，也只得无谓的劝解几句。那知奶奶却另有一个主意，就打十六日起，每日三次到佛堂拈香磕头，求着快点死，劝也再劝不祝果然天从人愿，不上一礼拜的工夫，奶奶已自染了重病，不能起来，医生来了，奶奶也不肯看，撮了药，煎好了，奶奶也不肯吃，佣人看着没法，只得找了桂森回来，叫他劝劝。桂森看了一眼，说这是没有的病，须早点办后事，我去料理料理，说完，趁着热闹，又一溜烟走了。到了二十七这一天，奶奶已是水米不进，两只眼睛，时刻往上翻，佣人看着不好，又分路去找桂森，找了回来，桂森道：“年纪大了，总要死的，有什么大惊小怪。倒是衣衾棺槨，可曾预备？”佣人道：“小爷说是自己去办的。”桂森道：“我办也可以，你把这些箱子开开，我找点银子去。”佣人没法，只得依他开了箱柜，桂森各处翻到了，包了两大包银子，约摸有三百两的光景，提在手里，说我去办去，你们好好的守着罢。

说完，便大踏步的走出去，这些佣人看了，也有痛骂的，也有叹息的，纷纷扰扰成一团。到了晚上，奶奶却清醒了许多，叫人扶着坐起来，把贴身的一个宋妈妈，叫过来，滴泪对她说道：“我是要死的人了，这个逆种，原不是我的儿子，总怪我那时候不知轻重，生怕大爷因为没有儿子，要娶小老婆，刚刚周瞎子来算命，说他命里还有儿子，我就托人找了周瞎子，问他，我已是五十岁的人，天癸已断，哪里会生儿子，要是大爷听你的话，要娶小，我可是不答应呢！周瞎子道：既是如此，只可以抱一个来，我被他提醒，就托了他，并隔壁的妈妈，在外头打听，刚刚闵家生下这个逆种来，就抱了过来，那时我装肚子，才装了七个月哩。大爷是没有生过的，不大明白，就瞒过去了。

当时给了闵家一百银子，以后每年也是给他一百银子，这十六个年头，也

很用了不少。闵家没有儿子，就想来认归宗，也是周瞎子吓住他，才没闹破。今年闵家死绝了，我才放心。这个逆种，真算是我的儿子了。又是周瞎子替他算命，怎样的大富大贵，我该死发昏，听了他的话，当了真。小时候，连重话也没说他一句，有时大爷骂他，我还帮他，这是你们看见的，只因为是误信了周瞎子话，才弄成这个样子。你想我可不是真真发了大头昏吗？第一，周瞎子算我要生儿子，就没有准，难道偏偏的做大官，发大财的话，忽然又准了，这也是万无之事，只因我糊涂死了，认定了这句话，如今是到了下流，又把祖父的产业，败到寸草不留，就剩了这所房子，还抵给别人，只等我死后，这房子就找点价，也改姓了。现在闵家虽是没有，本家是割不断的，将来怕没有闲话，弄到末后，都是一场空，儿子是别人的，房产是败完了，就是奉家里承继，又谁肯做这个一个大钱都没有的孝子，我们依然是个老绝户。说起来，真是可怜。可还有一说，虽然是我不好，总怪周瞎子过于混帐，无中生有的瞎嚼。但细想起来，也不怪他，那个叫我相信他呢？

我是要死的人了，咱们相处的日子久，又是最信不过的人，所以嘱咐你一句话，你到了外头，可以对人家说说，这瞎子的话，是一个字不可相信，人家要相信了瞎子的话，就看我做榜样，还有一个洪士仁的下场哩。”一头说着，泪下如雨，上气不接下气的，喘做一团。宋妈妈也陪着哭了一回，不过照例劝他安心静养，等好了再说，已过的事，不去想他罢了。奶奶又叹了一口气，便翻身朝里睡去了。

看官这个就是医家说的回光反照的讲究，不然病了多日，又如何能长篇阔论的讲这一大篇呢？这真是船到江心补漏迟了。到了二十八日，奶奶的病，果然又凶起来，桂森回来看过，正打算要走，早被佣人拦住，说奶奶的病，今天是不不得过的了，你要在家送终。桂森拗不过众人，只得耐心坐下，不时床前转转，到得未时，奶奶喉咙里已起了痰，大家看了看，知是不救的了，忙着穿衣裳，乱了一回，奶奶忽然睁开眼睛，看了看桂森，嘴里还说了半句话道：“你好没”随后眼光也散了，不多一刻，就断了气了。当时里外忙成一片，去抬棺材的，去烧纸的，去喊和尚的，桂森也只在屋里，心里虽十分要紧出去，无奈是有人看住，不放他走，也没法了。正在乱着，忽然门口哄进几十个人，女的也有，男的也有，都是平日不来往的本家，到得床边，看了一眼，笑的也有，骂的也有，桂森去磕头，也没人理他，倒是从前得罪的那位赵恩普，看了一眼道：“你是中过举的了，明年该点翰林了，倒是这些混帐本家都等着你办他们呢！”桂森吓得一言不发，等到衣衾棺材齐备，本家里，早出来几个人，不许收殓，说要等县里示众，赵家佣人，都摸不着头脑，不一刻，县差来了，立提赵桂森到堂质讯，桂森到了这个时候，也没法子，只得跟了就走，本家也陆陆续续

都跟了同去。赵家的人，惊疑不定，有偷去打听的，先回来说，本家告他异姓乱宗，并有隔壁妈妈作证，县里也就随意判令桂森归宗，本家又告他把家资挥霍大半，请官勒追，官说他父母情愿给他挥霍的，干你们甚事，既已用去，不能再追，所以奶奶这个丧事，是本家承办了，小爷是不来了。大家叹息了一回，等到赵恩普来了，草草殓了，便查着家私，却只有一所住宅，还有半价，此外均已一无所有。赵恩普只得权时笑纳了，把奶奶的棺材，抬出去埋到泽长坟上，也没有提起立嗣的话，这赵泽长一家，便从此烟消火灭了。桂森当时出来，又到堂子里住了几天，银子来路一断，就遭白眼，想到赵家去，已是凭官断开，不能再去，想到闵家去，闵家也没有人，弄的走头无路，究竟桂森以后的情形，也就可想而知，不容缕述了。

这就是相信瞎子话的结果，无奈如今的人，该做的不做，听了瞎子的话，就如奉了牛皮文书一样，弄到临事，却是一场空梦，没有一句靠得住的，徒然自己耽误自己，到头来百事无成；就如洪士仁之下街苦况，满腔饮恨，就如赵奶奶之临死遗言，却也是懊悔嫌迟了。

【完】